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
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户食實封玖伯户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 天台 胡 三省 音註

唐紀三十 起閼逢閹茂盡重光大荒落凡八年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中之中

開元二十二年春正月己巳上發西京己丑至東都

張九齡自韶州入見 見賢遍翻 考異曰唐紀二十六日戊子至東都己丑張九齡至自韶州今從實録 求終喪不許 二月壬寅秦州地連震壞

公私屋殆盡吏民壓死者四千餘人命左丞相蕭嵩賑恤（壞音怪賑津忍翻）方士張果自言有神仙術誑人云堯時爲侍中於今數千歲多往來恒山中（恒山時屬定州恒陽縣界誑居況翻恒户登翻）則天以來屢徵不至相州刺史韋濟薦之上遣中書舍人徐嶠齎璽書迎之（相息亮翻璽斯氏翻）庚寅至東都肩輿入宮恩禮甚厚　張九齡請不禁鑄錢三月庚辰敕百官議之裴耀卿等皆曰一啓此門恐小人弃農逐利而濫惡更甚（自武后以來民閒多惡錢官不能禁）祕書監崔沔曰若稅銅折役則官冶可成計估度庸則私鑄無利易而可久簡而難誣（沔彌兖翻折之舌翻易以豉翻）且夫錢之爲物貴以通貨利不在多何待私鑄然後足用也

左右監門録事參軍劉秩曰（唐十六衛府皆有録事參軍正八品下掌受諸曹及五府之外府事句稽抄目印給紙筆監古銜翻）夫人富則不可以賞勸貧則不可以威禁若許其私鑄貧者必不能爲之臣恐貧者益貧而役於富富者益富而逞其欲漢文帝時吳王濞富埒天子鑄錢所致也（事見十四卷漢文帝五年濞匹備翻埒力輟翻）上乃止秩子玄之子也（劉子玄即知幾避帝嫌名以字行）　夏四月壬辰以朔方節度使信安王禕兼關内道采訪處置使增領涇原等十二州（處昌呂翻）　吏部侍郎李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上動靜無不知

之伺相吏翻由是每奏對常稱旨上悅之稱尺證翻時武惠妃寵幸傾後宮生壽王清諸子莫得爲比太子浸踈薄林甫乃因宦官言於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惠妃德之陰爲內助由是擢黃門侍郎考異曰舊傳云初侍中裴光庭妻武三思女詭譎有材略與林甫私中官高力士本出三思家及光庭卒武氏銜哀祈於力士請林甫代其夫位力士未敢言玄宗使中書令蕭嵩擇相久之以右丞韓休對玄宗然之乃令草詔力士遽漏於武氏乃令林甫白休休既入相甚德林甫與嵩不和乃薦林甫甚爲宰相惠妃陰助之因拜黃門侍郎玄宗眷遇益深按光庭妻一寡婦耳豈敢遽引所私代其夫爲相韓休正直雖得林甫先報必不至薦之爲相今不取

五月戊子以裴耀卿爲侍中張九齡爲中書令林甫爲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爲李林甫得權太子廢張本顏眞卿疏曰

邵壽動

天寶已後閹官袁思藝日宣詔至中書玄宗動靜必告林甫林甫先意奏請玄宗驚喜若神以此權柄恩寵日甚

上種麥於苑中帥太子以下親往芟之帥讀曰率芟所銜翻謂曰此所以薦宗廟故不敢不親且欲使汝曹知稼穡艱難耳又徧以賜侍臣曰比遣人視田中稼多不得實故自種以觀之種藝之事天有雨暘之不時地有肥磽之不等而人力又有至不至故所收有厚薄之異也若人君不奪農時人得盡其力則地無遺利矣豈必待自種而觀其實哉

六月壬辰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大破契丹使疏吏翻下同契欺訖翻又音喫考異曰實錄守珪大破林胡按會要契丹事二十二年守珪大破之蓋實錄以契丹即戰國時林胡地故云然遣使獻捷

薛王業疾病上憂之容髮爲變爲于僞翻七月己巳薨贈謚惠宣太子上以

裴耀卿爲江淮河南轉運使 考異曰舊紀云充江淮以南回造使今從舊食貨志 於河口置輸場八月壬寅於輸場東置河陰倉西置柏崖倉 高宗咸亨二年於洛州河陽縣柏崖置倉開元十年廢今復因舊基置之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漕渠十八里以避三門之險 參考新舊志乃是鑿山開車路十八里非漕渠也 先是舟運江淮之米至東都含嘉倉陸運三百里至陝率兩斛用十錢耀卿令江淮舟運悉輸河陰倉更用河舟運至含嘉倉及太原倉自太原倉入渭輸關中凡三歲運米七百萬斛省陸車錢三十萬緡 按舊制東都含嘉倉積江淮之米載以大輿運而西至于陝三百里率兩斛計庸錢千此耀卿所省之大數也十錢誤當從千錢爲是先悉薦翻傚即就

翻陝失冉翻更工衡翻 考異曰舊志云四十萬貫今從耀卿傳舊志又云明年耀卿拜侍中蕭炅代焉按耀卿二十一年建此議今年爲侍中始置河陰倉後三年方見成効則非作侍中時解此職也 或說耀卿獻所省錢 說式芮翻耀徒歷翻 張果固柰何以之市寵乎悉奏以爲市耀錢請歸恒山制以爲銀青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厚賜而遣之後卒好異者奏以爲尸解 解佳賣翻仙家所謂尸解譬猶蟬蛻蟬飛而蛻在也卒子恤翻好呼到翻 上由是頗信神仙 明皇改集仙爲集賢毀是其初心不信神仙也至是則頗信矣又至晚年則深信矣史言正心爲難漸入於邪而不自覺 冬十二月戊子朔日有食之 乙巳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斬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傳首 考異曰舊守珪傳屈烈作屈剌契丹傳

來年正月傳首今從實錄時可突干連年爲邊患趙含章薛楚玉皆不能討守珪到官屢擊破之可突干困迫遣使詐降守珪使管記王悔就撫之悔至其牙帳察契丹上下殊無降意降戶江翻下同但稍徙營帳近西北密遣人引突厥謀殺悔以叛悔知之近其翻牙官李過折曰舊契丹傳作過折今從實錄及守珪傳與可突干分典兵馬爭權不叶悔說過折使圖之說式芮翻過折夜勒兵斬毬及可突干盡誅其黨帥餘衆來降帥讀率守珪出師紫蒙州據晉書載記秦漢之間東胡邑于紫蒙之野唐書地理志平州有紫蒙白狼昌黎等戍蓋平州之北境契丹之南界也大閱以鎮撫之梟毬烈可突干首于天津之南梟堅堯翻

湯太水

突厥毗伽可汗爲其大臣梅錄啜及其族黨既卒子伊利入聲汗音寒啜陟劣翻未死討誅梅錄啜所毒厥九勿翻伽求迦翻可從然可汗立尋卒弟登利可汗立卒子恤翻舊史曰登利華言果報也考異曰舊傳伊然立詔宗正卿李詮弔祭冊立伊然爲立碑廟無幾伊然病卒又立其弟爲登利可汗按張九齡集敕登利可汗書云今又遣從叔金吾大將軍佺弔祭又云建碑立廟貽範紀功然則告喪時登利已立矣實錄詮亦作佺庚戌來告喪禁京城勾者置病坊以凜之時病坊分置於諸寺以悲田養病本於釋教也勾古太翻

二十三年春正月契丹知兵馬中郎李過折來獻捷制以過折爲北平王檢校松漠州都督考異曰實錄云同幽州節度副大使舊傳云授特進檢校松漠州都督按過折難有功唐未必肯使爲幽州節度使今從舊傳

乙亥上耕籍田九推乃止杜佑曰是年親耕有司進耒人終畝帝欲重耕籍遂進耕公卿以下皆終畝五十餘步盡隴乃止推吐雷翻儀注天子三推公卿九推

天下都城酺三日都城謂東都酺音蒲上御五鳳樓酺宴觀者謟隘樂不得奏金吾白梃如雨不能遏隘烏懈翻梃待鼎翻

上惠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安之爲理嚴唐赤縣丞從七品理治也唐諱治改曰理爲人所畏請使止之上從之安之至以手板繞場畫地曰犯此者死於是盡三日人指其畫以相戒無敢犯者時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帥所部音樂集於樓下各較勝負帥讀曰率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服箱之牛皆爲虎豹犀象之狀詩大雅付有升

東曰晅彼牽牛不以服箱注云服牝服也箱大車之箱也疏云兩較之間謂之箱箱南田云乃求萬斯箱書傳云長幾充箱是車內容物之處匡氏曰服箱猶言駕車也衣於既翻

惟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爲曾山令元德秀漢爲曾陽縣屬南陽郡後魏置曾陽郡隋復爲曾縣屬汝州唐爲曾山縣以縣有曾山故名于爲者德秀所爲歌也爲韋委翻考異曰明皇雜錄作韋新傳作于未詳其義今從雜錄

州之人其塗炭乎立以刺史爲散官散官無職事散蘇旱翻上曰懷秀性介潔質樸士大夫皆服其高上美張守珪之功欲以爲相張九齡諫曰宰相者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也上曰假以其名而不使任其職可乎對曰不可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左傳記孔子之言且

守珪纔破契丹陛下即以爲宰相若盡滅奚厥（奚厥謂奚與突厥厥九勿翻）將以何官賞之上乃止二月守珪詣東都獻捷拜右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賜二子官賞賚甚厚（賚來代翻）初殿中侍御史楊汪既殺張審素（事見上卷十九年）更名萬頃（更工衡翻）審素二子瑝琇皆幼（瑝户盲翻琇音秀）坐流嶺表尋逃歸謀伺便復讎（伺相吏翻）三月丁卯手殺萬頃於都城繫表於斧言父冤狀欲之江外殺與萬頃同謀陷其父者至汜水爲有司所得（汜音祀）議者多言二子父死非罪稽年孝烈能復父讎宜加矜宥稱直利翻）張九齡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以爲如此壞國法（壞音怪）上亦以爲然謂九齡曰孝子之情義不顧死然殺人而赦之此塗不可啓也乃下敕曰國家設濛期於止殺各伸爲子之志誰非徇孝之人展轉相讎何有限極各繇作士（各繇與皋同古勞翻繇與陶同餘招翻）濛在必行曾參殺人亦不可恕宜付河南府杖殺士民皆憐之爲作哀誄牓於衢路（爲于僞翻誄魯水翻）市人斂錢葬之於北邙恐萬頃家發之仍爲疑冢數處（多作冢以疑之使莫知其所葬之的處）

唐初公主實封止三百戶中宗時太平公主至五千戶率以七丁爲限開元以來皇妹止千戶皇女又半之皆以三丁爲限駙馬皆除三品員外官而不

任以職事公主邑入至少至不能具車服少詩沼翻左右
或言其太薄上曰百姓租賦非我所有戰士出死力
賞不過東帛女子何功而享多户邪且欲使之知儉
齊耳秋七月咸宜公主將下嫁咸宜公主下嫁楊洄始加實封
至千户公主武惠妃之女也於是諸公主皆加至千
户　冬十月戊申突騎施寇北庭及安西撥換城騎奇寄
翻閏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考異曰舊紀作十一月壬申朔按長厤十一
月壬子朔今從實録唐厤
女爲壽王妃爲帝納妃於後宮以亂國張本考異
恨歌傳云詔高力士潛搜外宮得楊玄琰女於壽邸
舊貴妃傳云玄琰女早孤養於叔父玄璬又云或奏
丁光祥

玄珍女容色冠代宜蒙召見時妃衣道士服號太眞
新傳云始爲壽王妃云遂召内禁中即爲自出妃
意者匄籍女官號太眞更爲壽王娶韋舊史蓋諱之耳
昭訓女而太眞得幸舊史蓋諱之耳
孫也楊汪見一百八十三卷
隋煬帝大業十二年　是歲契丹王過折爲
其臣涅禮所殺涅奴結翻突干餘黨泥裹所殺不云朝廷如何
處置泥裹今據張九齡集有此賜契丹都督涅禮敕
又有賜張守珪敕云涅禮自擅難以義責而未有名
位恐其不安鄉可宣示朝旨使知無它也蓋泥裹即涅禮也
奔安東得免年移安東都護府於平州并其諸子一子剌乾
折用刑殘虐衆情不安故殺之上赦其罪因以涅禮
爲松漠都督且賜書責之曰卿之蕃濛多無義於君
長兩翻知長自昔如此朕亦知之然過折是卿之王有惡

輒殺之爲此王者不亦難乎但恐卿爲王後人亦爾常不自保誰願作王亦應防慮後事豈得取快目前突厥尋引兵東侵奚契丹涅禮與奚王李歸國擊破之

二十四年春正月庚寅敕天下逃户聽盡今年内自首有舊産者令還本貫無者別俟進止踰限不首首式又翻當命專使搜求散配諸軍使疏吏翻北庭都護蓋嘉運擊突騎施大破之蓋古盍翻姓也二月甲寅宴新除縣令於朝堂上作令長新戒一篇賜天下縣令朝直遥翻長知兩翻庚午更皇子名更工衡翻考異曰舊紀唐厤二十三年七月景子皇太子諸王皆改名今從實録鴻曰瑛潭曰琮浚曰璵洽曰珍涓曰瑶滉曰琬涺曰琚濰曰璲璲音遂澐曰璥璥公了翻澤曰璘清曰瑁瑁音冒洄曰玢玢方貧翻沐曰琦溢曰環沔曰理泚曰玼漼曰珪澄曰珙潓曰瑱瑱他甸翻漎曰璿璿從宣翻滔曰璥璥居影翻

舊制考功員外郎掌試貢舉人有進士李權陵侮員外李昂議者以員外郎位卑不能服衆三月壬辰敕自今委禮部侍郎試貢舉人　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左驍衛將軍安禄山討奚契丹叛者擊使疏吏翻驍堅堯翻下同禄山恃勇輕進爲虜所敗夏四月辛亥守珪奏請斬之禄山臨刑呼曰敗蒲邁翻呼火故翻大夫不欲滅奚

契丹邪柰何殺祿山守珪亦惜其驍勇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莊賈史記齊景公使司馬穰苴爲將穰苴曰願得君之寵臣以監軍景公使莊賈往賈素驕貴穰苴與之約日中會于軍門夕時乃至穰苴以賈後期斬之以令三軍批匹迷翻判也今人謂之批判孫武斬宮嬪孫武以兵法見吳王闔廬吳王曰可以勒兵小試於婦人乎曰可於是出宮中美女百八十人分爲二隊以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約束既布三令五申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行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斬左右隊長以徇用其次爲隊長而復鼓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繩墨規矩於是吳王知孫子能用兵以爲將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敕令免官以白衣將領將即亮翻九齡固爭曰祿山失律喪師於灋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反相不殺

程孟新

必爲後患喪息浪翻相息亮翻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晉石勒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爲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竟赦之考異曰玄宗實錄四月辛亥張守珪奏祿山統戎失律挫敗軍威請依軍法決斬許之祿山臨刑抗聲言曰兩蕃未和忍殺壯士豈爲大夫謀也守珪以祿山嘗捷於擒生聞其言遂捨之以聞肅宗實錄云祿山爲互市牙郎盜羊事發守珪怒追捕至欲擊殺之祿山大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兩蕃邪而殺壯士守珪奇其貌壯其言遂釋之姚汝能作祿山事迹其盜羊事與肅宗實錄同又云二十一年守珪令祿山奏事中書令張九齡見之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也又云二十四年祿山爲平盧將討奚契丹失利守珪奏請斬之九齡批曰穰苴出征必誅莊賈孫武行令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玄宗惜其勇銳但令免官白衣展効九齡奏請誅之玄宗曰卿豈以王夷甫識石勒便臆斷祿山難制邪竟不誅之孫樵作西齋錄其序曰張守珪

黃美娟

以安祿山叛者何貸刑哨教稔禍階也祿山乃張守
珪部將嘗犯令張曲江令守珪斬之不從果使亂天
下故書曰張守珪以安祿山叛舊張九齡傳云張守
珪以裨將安祿山討奚契丹敗衂執送京師請行朝
典九齡奏劾曰穰首出軍必誅並賈孫武教戰亦斬
宮嬪守珪軍令必行祿山逆相臣請因罪戮之冀總
奏曰祿山狼子野心面有逆相臣不宜免死上特捨之九齡
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知石勒故事誤害忠良遂
放歸蕃新傳語裴光庭事
傳舊祿山傳盜羊事如事迹而無失利請斬事新傳
亦然舊傳仍云二十年守珪
事覺按裴光庭二十一年卒是年冬九齡乃爲相云
與光庭語誤也孫樵云曲
實録二十一年守珪猶在隴右與吐蕃立分界碑未
至幽州舊傳云二十年爲
爲互市牙郎守珪安能知
樵豈得以叛罪加之邪若
師乎宗自赦之則守珪何
羊喪師兩次當死則祿山
若如乎宗實録守珪奏請
行法得報聽許感其一言

高氏有

輒舍之則守珪必不敢輕易反覆如此且九齡何從
而得見其面而云面有逆相邪若云守珪未嘗奏請
行瀼則張九齡集有賜守珪敕云祿山等輕我兵威
曾不審料致令損失宜其就誅卿既行之軍瀼合爾
又賜平盧將士敕云安祿山之誅緣輕敵太過勿因
此畏懦致失後圖是當時曾許之行誅矣若云守珪
自捨之非乎宗意則又賜守珪敕云祿山勇而無謀
遂至失利衣甲資盜挫我軍威論其輕敵合加重罪
然初聞勇鬬亦有誅殺又寇戎未滅軍令從權故不
以一敗弃之將欲收其後效也不行薄責又無所懲
宜且停官令白衣將領卿更審量本狀亦任隨事處
之今以諸書參考蓋祿山失律守珪奏請行瀼故前
敕云卿既行之軍瀼合爾又云祿山之誅緣輕敵太
過似謂守珪已誅之矣既而守珪感其言惜其曉勇
欲殺則不忍欲捨則先已奏聞且恐不能厭服將士
之心或者報未到故執送京師使上自裁之冀上見
其材力而赦之亦猶陳平執樊噲青囚蘇建耳上
因是欲赦之而九齡執奏云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
宜免死是并劾守珪不斷於闕外乃更執以諉上之
辭也九齡因此見之而云面有逆相上終欲赦之故

九齡不得已草敕云卿更審量本狀隨事處之守珪得此敕即捨之以聞如此則與夕宗實録相應而於人情差似相近安禄山者本營州雜胡初名阿犖山其母巫也新書曰禄山本姓康其母居突厥中禱于軋犖山廣所謂戰鬬神者而生禄山故以爲字從母冒姓安氏阿烏葛翻犖呂角翻父死母攜之再適突厥安延偃會其部落破散與延偃兄子思順俱逃來故冒姓安氏名禄山又有史窣干者窣蘇骨翻與禄山同里閈先後一日生考異曰舊傳云思明除日生禄山元日生按禄山事迹天寶十載正月二十日上及貴妃爲禄山作生日今不取及長相親愛皆爲互市牙郎以驍勇聞牙郎駔儈也南北物價定於其口而後相與貿易張守珪以禄山爲捉生將禄山每與數騎出輒擒契丹數十人而返狡猾善揣人情將即王宏有

亮翻騎奇寄翻揣初委翻守珪愛之養以爲子窣干嘗負官債亡入奚中爲奚遊弈所得欲殺之窣干紿曰我唐之和親使也紿湯亥翻使疏吏翻汝殺我禍且及汝國遊弈信之送詣牙帳窣干見奚王長揖不拜奚王雖怒而畏唐不敢殺以客禮館之館古玩翻使百人隨窣干入朝窣干謂奚王曰王遣人雖多觀其才皆不足以見天子聞王有良將瑣高者何不使之入朝瑣高者蓋奚中酋豪之號非人名也前已有李詩瑣高將即亮翻朝直遥翻奚王即命瑣高與牙下三百人隨窣干入朝窣干將至平盧先使人謂軍使裴休子曰奚使瑣高與精銳俱來聲云入朝實欲襲軍城宜謹爲

之備先事圖之休子乃具軍容出迎至館悉阬殺其
從兵執瑣高送幽州使疏吏翻先悉薦翻從才用翻張守珪以窣干
爲有功奏爲果毅累遷將軍後入奏事上與語悅之
賜名思明安史事始此故連州司馬武攸望之子溫睿
坐交通權貴杖死帝平韋氏武攸望系死睿時刃翻乙丑朔方河東
節度使信安王禕貶衢州刺史廣武王承宏貶房州
別駕涇州刺史薛自勤貶澧州別駕皆坐與溫睿交
遊故也承宏守禮之子也酋王守禮章懷太子賢之子辛未蒲州
刺史王琚貶通州刺史坐與禕交書也五月醴泉
妖人劉志誠作亂驅掠路人將趣咸陽妖於喬翻趣七喻翻村

張修年

民走告縣官焚橋斷路以拒之斷音短其衆遂潰數日
悉擒斬之六月初分月給百官俸錢初上因籍
田赦命有司議增宗廟籩豆之薦及服紀未通者太
常卿韋縚奏請宗廟每坐籩豆十二縚土刀翻坐徂卧翻兵部
侍郎張均職方郎中韋述議曰聖人知孝子之情深
而物類之無限故爲之節制人之嗜好本無憑準宴
私之饌與時遷移故聖人一切同歸於古屈到嗜芰
屈建不以薦以爲不以私欲干國之典國語楚屈到嗜芰有疾召
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
建命去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
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俟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芰奇寄

翻菱一名芰說文曰楚謂之芰秦謂之薢茩今俗但言菱芰武陵記四角三角曰芰兩角曰菱好呼到翻去羌呂翻今欲取甘旨肥濃皆充祭用苟踰舊制其何限焉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書成王命君陳之言若以今之珍饌平生所習求神無方何必泥古則簠簋可去而盤盂盃桉當在御矣韶濩可息而箜篌箏笛當在奏矣舜樂曰韶湯樂曰濩箜篌漢武帝使樂人侯調所作或云侯輝所作今按其形似瑟而小七絃用撥彈之如琵琶舊唐書曰箜篌胡樂也漢靈帝好之體曲而長二十三絃豎抱于懷用兩手齊奏俗名擘箜篌鳳首箜篌有項加軫七絃鄭善子作開元中進形如阮咸其下缺小而身大旁有小缺取其身便也一曰箜篌乃鄭衛之音權輿以其亡國之聲故號空國之侯亦曰坎侯風俗通云漢武帝時丘仲作笛按周禮笙師掌教箎篴又云起於羌人後漢馬融所賦橫笛空洞無底剡其二孔五孔一出其背正似今之尺八李

杭文林

善爲之注七孔今一尺四寸此乃今之橫笛耳太常鼓吹部中所謂橫吹非融所賦者融賦易京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畢沈約宋書亦云京房備其五音周禮笙師注杜子春云篴乃今時所吹五孔篴以融約所記論之則古篴不應有五孔子春之說亦未爲然今三禮圖畫篴亦橫設而有五孔不知出何典據篴與笛同簠音甫簋居洧翻既非正物後嗣何觀夫神以精明臨人者也不求豐大苟失於禮雖多何爲豈可廢弃禮經以從流俗且君子愛人以禮不求苟合況在宗廟敢忘舊章太子賓客崔沔議曰祭祀之興肇於太古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麴蘖則有玄酒之奠司烜氏以鑒取明水於月爲玄酒蘖魚列翻施及後王禮物漸備施弋智翻然以神道致敬不敢廢也籩豆簠簋

樽罍之實皆周人之時饌也其用通於宴饗賓客而周公制禮與毛血亥酒同薦鬼神國家由禮立訓因時制範清廟時饗禮饌畢陳用周制也如簠簋籩豆鉶羹之類饌雛戀翻又雛睆翻園陵上食時膳具設遵漢灋也如叔孫通請薦含桃之類上時掌翻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之內躬稼所收蒐狩之時親發所中莫不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焉中竹仲翻復扶又翻但當申敕有司無或簡怠則鮮美肥濃盡在是矣不必加籩豆之數也自此以上諸人之議皆因舊禮而申之上固欲量加品味量音良縚又奏每室加籩豆各六四時各實以新果珍羞

施敬海

從之縚又奏喪服舅緦麻三月從母外祖父母皆小功五月外祖至尊同於從母之服姨舅一等服則輕重有殊姨即從母也從才用翻堂姨舅親即未踈恩絕不相爲服舅母來承外族不如同爨之禮竊以古意猶有所未暢者也請加外祖父母爲大功九月姨舅皆小功五月堂舅堂姨舅母並加至袒免五服止於緦麻此外有袒免之服袒者偏脫衣袒而露其肩免者以布廣一寸從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又却向後繞於髻袒音但免音問崔沔議曰正家之道不可以貳揔一定義理歸本宗是以內有齊斬齊音咨外皆緦麻尊名所加不過一等此先王不易之道也願守八年明旨一依古禮崔沔所謂詔旨

見二百十二卷七年曰八年者通帝即位先天之年數之也以爲萬代成法韋述議曰喪服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等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傳直戀翻禰奴禮翻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聖人究天道而厚於祖禰繫族姓而親其子孫母黨比於本族不可同貫明矣今若外祖與舅加服一等堂舅及姨列於服紀則中外之制相去幾何廢禮徇情所務者末古之制作者知人情之易搖恐失禮之將漸別其同異輕重相懸易以豉翻別彼列翻欲使後來之人永不相雜微旨斯在豈徒然哉苟可加也亦可減也往聖可得而非則禮經可得而隳矣先王

王宏有

之制謂之彝倫彝常也倫道理次叙奉以周旋猶恐失墜一紊其叙庸可止乎請依儀禮喪服爲定紊音問禮部員外郎楊仲昌議曰唐禮部郎掌五禮舉其儀制而辯其名數鄭文貞公魏徵始加舅服至小功五月雖文貞賢也而周孔聖也以賢改聖後學何從竊恐內外乖序親疎奪倫情之所沿何所不至昔子路有姊之喪而不除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不忍也子路除之見記檀弓此則聖人援事抑情之明例也記曰毋輕議禮禮器之言明其蟠於天地並彼日月賢者由之安敢損益也敕姨舅既服小功舅母不得全降宜服緦麻堂姨舅宜服袒免均

說之子也說讀曰悅　秋八月壬子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鏡張九齡以爲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爲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鏡録上之上時掌翻上賜書褒美　甲寅突騎施遣其大臣胡禄達干來請降許之騎奇寄翻降戶江翻　御史大夫李適之承乾之孫也以才幹得幸於上數爲承乾論辯甲戌追贈承乾恒山愍王承乾廢見一百九十七卷太宗貞觀十七年數所角翻爲于僞翻恒戶登翻　乙亥汴哀王璥薨　冬十月戊申車駕發東都先是敕以來年二月二日行幸西京先悉薦翻會宮中有恠明日上召宰相即議西還裴耀卿張九齡曰今

怀友

農收未畢請俟仲冬李林甫潛知上指二相退林甫獨留言於上曰長安洛陽陛下東西宮耳往來行幸何更擇時借使妨於農收但應蠲所過租稅而已蠲圭亥翻臣請宣示百司即日西行上悅從之過陝州以刺史盧奐有善政題贊於其聽事而去稱人之美曰贊陝失冉翻聽讀曰廳奐懷慎之子也丁卯至西京　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前在河西能節用度勤職業倉庫充實器械精利上聞而嘉之欲加尚書張九齡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唐興以來惟舊相及揚歷中外有德望者乃爲之仙客本河湟使典事見上卷十五年相息亮翻使疏吏翻今驟居清要

恐羞朝廷上曰然則但加賞封可乎對曰不可封爵所以勸有功也邊將實倉庫修器械乃常務耳將即亮翻不足爲功陛下賞其勤賜之金帛可也裂土封之恐非其宜上默然李林甫言於上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於尚書九齡書生不達大體考異曰舊林甫傳仙客仙客翌日見上泣讓官爵按時不聞仙客在京今從唐歷實封爲言復扶又翻九齡固執如初上怒變色曰事皆由卿邪九齡頓首謝曰陛下不知臣愚使待罪宰相事有未允臣不敢不盡言上曰卿嫌崖窶鄙卿有何閥閱九齡曰臣嶺海孤賤九齡韶州人不如仙客生於中華

付有升

牛仙客涇州人中書舍人仙客邊隅小吏目不知書若大任之恐不愜衆望愜苦叶翻林甫退而言曰苟有才識何必辭學天子用人有何不可十一月戊戌賜仙客爵隴西縣公食實封三百戶　初上欲以李林甫爲相問於中書令張九齡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爲廟社之憂上不從時九齡方以文學爲上所重林甫雖恨猶曲意事之侍中裴耀卿與九齡善林甫并疾之是時上在位歲久漸肆奢欲怠於政事而九齡遇事無細大皆力爭林甫巧伺上意日思所以中

傷之（伺相吏翻中竹仲翻）上之爲臨淄王也趙麗妃皇甫德儀劉才人皆有寵（帝置六儀德儀其一也）麗妃生太子瑛德儀生鄂王瑤才人生光王琚及即位幸武惠妃麗妃等愛皆弛惠妃生壽王瑁寵冠諸子太子與瑤琚會於內第（時太子諸王皆居禁中冠古玩翻）各以母失職有怨望語駙馬都尉楊洄尚咸宜公主常伺三子過失以告惠妃（咸宜公主武惠妃之女故楊洄黨於惠妃）惠妃泣訴於上曰太子陰結黨與將害妾母子亦指斥至尊上大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語牛倨翻）九齡曰陛下踐阼垂三十年太子諸王不離深宮（離力智翻）日受聖訓天下之人皆慶陛下享國久長子

付有高

孫蕃昌（蕃音煩）今三子皆已成人不聞大過陛下柰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喜怒之際盡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公聽驪姬之讒殺申生三世大亂（左傳晉獻公殺其世子申生立驪姬之子里克殺之公子夷吾重耳及子圉爭國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事見漢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事見晉紀）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事見隋紀）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爲此臣不敢奉詔上不悅林甫初無所言退而私謂宦官之貴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上猶豫未決惠妃密使官奴牛貴

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爲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上上爲之動色 處昌呂翻上爲于僞翻 故訖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林甫曰夜短九齡於上上浸疎之 封 考異曰明皇雜錄云林甫請見屢陳仙客實封九齡頗懷誹謗于時方秋上命高力士以白仙客加實封在十月而九齡集白羽扇賦序云開元二十四年夏盛暑奉敕使大將軍高力士賜宰相白羽扇九齡預焉竊有所感立獻賦云云敕報曰朕近賜羽扇翰墨頗勁翻方資利用與夫弃捐篋笥義不同也然則上以盛夏遍賜宰臣扇非以秋日獨賜九齡但九齡因此獻賦自寄意耳 林甫引蕭炅爲户部侍郎炅素不學炅古迥翻嘗對中書侍郎嚴挺之讀伏臘爲伏獵挺之言於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由是出炅爲岐州刺史故林甫怨挺之九齡與挺之善欲引以爲相嘗謂之曰李尚書方承恩 李林甫時以禮部尚書相 足下宜一造門與之欵曖挺之素負氣薄林甫爲人竟不之詣林甫恨之益深挺之先娶妻出之更嫁蔚州刺史王元琰元琰坐贓罪下三司按鞫挺之爲之營解林甫因左右使於禁中白上上謂宰相曰挺之爲罪人請屬所由 造七到翻更工衡翻蔚紆勿翻下遰嫁翻爲于僞翻屬之欲翻 九齡曰此乃挺之出妻不宜有情上曰雖離乃復有私 復扶又翻下無復同 於是上積前事以耀卿九齡爲阿黨壬寅以耀卿爲左丞相九齡爲右丞相並罷政事以林甫兼中書令

仙客爲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領朔方節度如故考異曰唐厤曰宰相遥領節度自仙客始按蕭嵩已遥領河西非始此嚴挺之貶洛州刺史舊志洛州京師東北一千五百八十五里王元琰流嶺南上即位以來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灋張嘉貞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紘杜暹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各其所長也九齡既得罪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無復直言李林甫欲蔽塞人主視聽自專大權明召諸諫官謂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塞悉則翻去羌呂翻唐舊儀每日尚乘以廄馬八匹分爲左右廂立於正殿側宮門外候仗下即散若大

湯太水

陳設則馬在樂懸之北與大象相次進馬二人戎服執鞭侍立於馬之左隨馬進退補闕杜璡嘗上書言事璡資辛翻上時掌翻考異曰唐厤作杜珽今從新書明日黜爲下邽令唐制上縣令從六品上補闕從七品上以此言之則非黜也蓋唐人重內官而品之高下不論也況遺補供奉官地居清要乎自是諫爭路絕矣牛仙客既爲林甫所引進專給唯諾而已爭讀曰諍唯于癸翻然二人皆謹守格式百官遷除各有常度雖奇才異行不免終老常調其以巧諂邪險自進者則超騰不次自有它蹊矣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好以甘言啗人而陰中傷之不露辭色凡爲上所厚者始則親結之及位勢稍逼輒以計去之行下孟翻調徒弔翻中竹仲翻去羌呂翻雖老姦巨猾無

能逃於其術者如韋堅楊慎矜王鉷之類是也

二十五年春正月初置玄學博士崇玄學習老子莊子文子列子亦曰道舉每歲依明經舉　二月敕曰進士以聲韻爲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爲功罕窮旨趣自今明經問大義十條對時務策三首進士試大經十帖　戊辰新羅王興光卒卒子恤翻子承慶襲位　乙酉幽州節度使張守珪破契丹於捺祿山使踈吏翻契欺訖翻又音喫捺奴刺翻　己亥河西節度使崔希逸襲吐蕃破之於青海西初希逸遣使謂吐蕃乞力徐曰兩國通好今爲一家何必更置兵守捉妨人耕牧請皆罷之乞力徐曰常侍忠

刘安有

厚吐從曠入聲崔希逸蓋帶散騎常侍鎮河西故稱之使踈吏翻好呼到翻捉灰角翻言必不欺然朝廷未必專以邊事相委萬一有姦人交鬬其間掩吾不備悔之何及希逸固請乃刑白狗爲盟各去守備於是吐蕃畜牧被野朝直遥翻去羌呂翻被皮義翻畜許救翻時吐蕃西擊勃律勃律來告急上命吐蕃罷兵吐蕃不奉詔遂破勃律上甚怒會希逸傔人孫誨入奏事傔苦念翻傔從也唐制凡諸軍鎮大使副使以下皆有傔人別奏以爲之使大使傔二十五人別奏十人副使傔二十人別奏八人自欲求功奏稱吐蕃無備請掩擊必大獲上命內給事趙惠琮與誨偕往審察事宜唐內侍省有內給事十人從五品下掌承旨勞問分判省事凡元日冬至百官賀皇后則出入宣傳宮人衣服費用則具品秩

計其多少春秋宣送中書惠琮等至則矯詔令希逸襲之希逸不得已發兵自涼州南入吐蕃境吐蕃戰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乞力徐脫身走惠琮誨皆受厚賞自是吐蕃復絶朝貢復同朝直遥翻

夏四月辛酉監察御史周子諒彈牛仙客非才引讖書爲證薛居正五代史曰天后朝有讖辭云首尾三鱗六十年兩角犢子自狂顛龍蛇相鬬血成川當時好事者解云兩角犢子牛也必有牛姓千唐祚監古銜翻彈徒丹翻上怒命左右撮於殿庭撮蒲角翻擊也又匹角翻絶而復蘇仍杖之朝堂流瀼州至藍田而死瀼如羊翻又而章翻藍田縣漢晉屬京兆後魏真君七年併入霸城太和十一年復後周置藍田郡隋廢郡爲縣屬京兆府九域志在府東南七十里

考異曰舊紀云子諒以妄

嘗休咎於朝堂決殺實録此月則曰子諒彈奏仙客非才引妖讖爲證上怒召入禁中責之左右拉者數四氣絶而蘇及仙客傳則云子諒竊言於御史大夫李適之曰牛仙客不才濫登相位大夫國之諫親豈得坐觀其事適之遽奏子諒辭窮於朝堂決杖配流瀼州行至藍田死舊仙客傳亦然今從此月實録及舊紀柳宗元周君墓碣云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某又曰在天寶年有以諂諛至相位賢臣放退公爲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于堺下宗元集此碣雖無名字然其事則子諒也云在天寶年誤矣李林甫言子諒張九齡所薦也甲子貶九齡荆州長史楊洄又奏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云與太子妃兄駙馬薛鏽潛搆異謀鏽息六翻又息救翻考異曰新傳曰二十五年洄復搆瑛瑶琚與妃妃使人詭召太子二王曰宮中有賊請介以入太子從之妃白帝曰太子二王謀反甲而來帝使中人視之如言遽召宰相林甫議誉曰陛下家事非臣所宜

豫帝意決乃廢瑛等按瑛等與惠妃相猜忌已久雖承妃言豈肯遽被甲入宮又按廢太子制書云陷元良於不友誤二子於不義不言被甲入宮也蓋洄譖瑛等云欲害壽王瑁耳今從舊傳但云潛構異謀

上召宰相謀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上意乃決乙丑使宦者宣制於宮中廢瑛瑤琚爲庶人於宮中廢之用李林甫家事之言也考異曰獨孤及作裴稹行狀云公爲起居郎三庶人以罪廢壽王以母寵子愛議者頗有奪宗之嫌道路憫默朝野疑懼公乃從容請閒慷慨獻諫上述新城之殷鑒下陳戾園之元龜謂興亡之由在廢立之地天子感悟改容以謝因詔以給事中授公公曰陛下絕招諫之路爲日固久今臣一言而荷殊寵則言者衆矣何以錫之上善其敏而多其讓乃止不拜尋除尚書祠部員外郎按稹光庭之子當是時周子諒杖死張九齡遠貶稹若敢爲太子直寃則聲振宇宙豈得湮沒無聞而諸書皆不言此事蓋出於及之虛美耳流鏽於瀼州瑛瑤琚尋賜

程丞四

死城東驛鏽賜死於藍田瑤琚皆好學有才識死不以罪人皆惜之好呼到翻丙寅瑛舅家趙氏妃家薛氏瑤舅家皇甫氏坐流貶者數十人惟瑤妃家韋氏以妃賢得免　五月夷州刺史楊濬坐贓當死上命杖之六十流古州夷州漢牂柯地其後爲徼外隋開置綏陽縣屬明陽郡武德四年置夷州於思州寍夷縣明陽屬焉而綏陽屬義州貞觀元年廢夷州而明陽寧夷屬務州四年復置夷州於黔州都上縣尋又自都上移於綏陽貞觀十二年李弘節開夷獠置古州屬容州都督府左丞相裴耀卿上疏以爲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爲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於士人上從之　癸未敕以方隅底定令中書門下與諸道節度使量軍鎮閑

劇利害審計兵防定額於諸色征人及客戶中召募丁壯長充邊軍增給田宅務加優恤　辛丑上命有司選宗子有才者授以臺省及灋官京縣官敕曰違道慢常義無私於王灋修身効節恩豈薄於它人期於帥先勵我風俗帥讀曰率　秋七月己卯大理少卿徐嶠考異曰舊紀作徐岵今從刑灋志通典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大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太盛鳥雀不栖今有鵲巢其樹於是百官以幾致刑措上表稱賀斷丁亂翻幾居依翻上時掌翻上歸功宰輔庚辰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仙客豳國公考異曰實錄七月戊寅有司奏囚減少上歸美宰臣制曰斷獄五十殆至無刑遂封二人又

高怪有

十月丙午上因聽政問京城囚徒有司奏有五十人怡然有喜色下制曰日者叢棘之地烏鵲來巢今結諸刑名纔逾五十其刑部侍郎鄭少微等各賜中上考二者未詳其爲一事二事今從舊紀上命李林甫牛仙客與灋官刪修律令格式成九月壬申頒行之　先是西北邊數十州多宿重兵先悉薦翻地租營田皆不能贍贍而艷翻始用和糴之法有彭果者因牛仙客獻策請行糴灋於關中戊子敕以歲稔穀賤傷農命增時價什二三和糴東西畿粟各數百萬斛東畿都畿也西畿京畿也糴他歷翻停今年江淮所運租自是關中蓄積羨溢羨延面翻車駕不復幸東都矣復扶又翻癸巳敕河南北租應輸含嘉太原倉者據李泌傳太原倉在陝州西皆留輸本州

太常博士王璵璵音余考異曰舊傳不言璵鄉里世系新傳云方慶六世孫又新舊傳皆云抗疏請置春壇因遷太常博士不知其本何官也新表王方慶五世孫璵事肅宗按方慶長安二年卒距此才三十六年不應已有五世六世孫能上疏恐璵偶與之同名實非也今不取上疏請立青帝壇以迎春從之冬十月辛丑制自今立春親迎春於東郊時上頗好祀神鬼好呼到翻故璵專習祠祭之禮以干時上悅之以爲侍御史領祠祭使璵祈禱或焚紙錢類巫覡漢以來喪葬有瘞錢後世俚俗稍以紙寓錢爲鬼事使疏吏翻覡刑狄翻習禮者羞之　壬申上幸驪山温泉乙酉還宮

己丑開府儀同三司廣平文貞公宋璟薨　十二月丙午惠妃武氏薨贈謚貞順皇后　是歲命將作

丁覡祥

大匠康譽素之東都毀明堂譽與愆同籀文也新書禮樂志作譽素譽素上言毀之勞人請去上層去羌呂翻卑於舊九十五尺仍舊爲乾元殿從之　初令租庸調租資課調徒弔翻皆以土物輸京都西京東都租庸調高祖太宗之法租資課必開元以來之法

二十六年春正月乙亥以牛仙客爲侍中　丁丑上迎氣於滻水之東滻音產　制邊地長征兵召募向足自今鎮兵勿復遣復扶又翻在彼者縱還　令天下州縣里別置學　壬辰以李林甫領隴右節度副大使以鄯州都督杜希望知留後鄯時戰翻又音善　二月乙卯以牛仙客兼河東節度副大使牛仙客先已領朔方今兼河東　己未葬

貞順皇后于敬陵武惠妃謚貞順皇后敬陵在京兆萬年縣東南四十里壬戌敕河曲六州胡坐康待賓散隸諸州者聽還故土於膿臺之閒置宥州以處之從六胡州見二百十二卷十年今併六胡州之地以爲宥州舊志宥州去京師一千一百里臺戶雅翻處昌呂翻三月吐蕃寇河西節度使崔希逸擊破之鄯州都督知隴右留後杜希望攻吐蕃新城拔之以其地爲威戎軍鄯州星宿川西北三百五十里有威戎軍考異曰舊傳作威武軍今從實錄置兵一千戍之夏五月乙酉李林甫兼河西節度使已領隴右又兼河西丙申以崔希逸爲河南尹希逸自念失信於吐蕃以背乞力徐之盟也內懷愧恨未幾而卒幾居豈翻太子瑛既死李林甫數勸上立壽王瑁上以忠王璵年長且仁孝恭謹又好學意欲立之猶豫歲餘不決自念春秋浸高三子同日誅死繼嗣未定常忽忽不樂寢膳爲之減高力士乘閒請其故數所角翻長知兩翻樂音洛爲于僞翻閒古莧翻上曰汝我家老奴豈不能揣我意揣初委翻力士曰得非以郎君未定邪上曰然對曰大家何必如此虛勞聖心但推長而立長知兩翻考異曰統紀叙力士語云但從大柝注謂肅宗也大柝語不可曉今從新傳誰敢復爭又戕扶後翻上曰汝言是也由是遂定六月庚子立璵爲太子辛丑以岐州刺史蕭炅爲河西節度使摠留後事鄯州都督杜希望爲隴右節度使太

僕卿王昱爲劒南節度使考異曰舊傳作王昊今從實錄唐厤分道經略吐蕃仍毀所立赤嶺碑立碑見上卷二十一年突騎施可汗蘇祿素廉儉每攻戰所得輒與諸部分之不留私蓄由是衆樂爲用樂音洛既尚唐公主又潛通突厥及吐蕃突厥吐蕃各以女妻之蘇祿以三國女爲可敦又立數子爲葉護用度浸廣由是攻戰所得不復更分晚年病風一手攣縮妻七細翻復扶又翻下而復同攣閭緣翻諸部離心酋長莫賀達干都摩度兩部最彊酋慈由翻長知兩翻考異曰會要作莫賀咄達干今從實錄新傳作都摩支今從實錄舊傳其部落又分爲黃姓黑姓互相乖阻突騎施種人自謂娑葛後者爲黃姓蘇祿部爲黑姓於是莫賀達干勒兵夜襲蘇祿殺之都摩度初與莫賀達干連謀既而復與之異立蘇祿之子骨啜爲吐火仙可汗以收其餘衆與莫賀達干相攻莫賀達干遣使告磧西節度使蓋嘉運磧七迹翻上命嘉運招集突騎施拔汗那以西諸國吐火仙與都摩度據碎葉城黑姓可汗爾微特勒據怛邏斯城碎葉川長千里西屬怛邏斯城其城初屬石國石常分兵鎮之蓋古盍翻騎奇寄翻可從刋入聲汗音寒怛當割翻邏郎佐翻考異曰唐厤作怛邏斯今從實錄相與連兵以拒唐　太子將受冊命儀注有中嚴外辦及絳紗袍唐制皇帝大祀致齋之日晝漏上水一刻侍中版奏請中嚴諸衛入陳于殿庭文武五品已上袴褶陪位諸侍從之官服其器服諸侍臣齋者結佩詣閤奉迎二刻侍中版奏外辦乘輿

乃出朝會諸衛立仗百官就列已定侍中亦奏外辦不請中嚴皇帝將出駕發前七刻擊一鼓爲一嚴前五刻擊二鼓爲再嚴侍中版奏請中嚴有司陳鹵簿前二刻擊三鼓爲三嚴諸衛以次入立于殿庭羣官立朝堂侍中中書令已下奉迎于西階侍中奉寶乘黃令進路於太極殿西階南向千牛將軍執長刀立路前北向黃門侍郎立侍臣之前贊者二人既外辦太僕卿攝衣而升正立執轡乘輿出升路太后皇后亦有中嚴外辦皆尚儀版奏皇太子中嚴外辦左庶子版奏皇帝冠通天冠則服絳紗袍冬至受朝賀祭還燕羣臣養老之服也太子冠遠遊冠亦服絳紗袍謁廟還宮元日朔日入朝釋奠之服也太子嫌與至尊同稱表請易之左丞相裴耀卿奏停中嚴改外辦曰外備改絳紗袍爲朱明服秋七月己巳上御宣政殿冊太子考異曰元載肅宗實錄云二十七年七月壬辰行典禮今從玄宗實錄故事太子乘輅至殿門至是太子不就輅自其宮步入是日赦天下己卯冊忠王妃韋氏爲太子妃

杜希望將鄯州之衆奪吐蕃河橋築鹽泉城於河左吐蕃發兵三萬逆戰希望衆少不敵將即亮翻又音如字鄯音善又時戰翻吐從暾入聲少始紹翻將卒皆懼左威衛郎將王忠嗣帥所部先犯其陳所向闢易殺數百人虜陳亂將即亮翻嗣祥吏翻帥讀曰率陳讀曰陣希望縱兵乘之虜遂大敗置鎮西軍於鹽泉鎮西軍在河州西百八十里忠嗣以功遷左金吾將軍　八月辛巳勃海王武藝卒子欽茂立　九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初儀鳳中吐蕃陷安戎城而據之初劍南度茂州之西築安戎城戍之以迮吐蕃南鄙生羌導吐蕃取之因守之遂并西洱河諸蠻東與松茂嶲接其地

險要唐屢攻之不克劒南節度使王昱築兩城於其側頓軍蒲婆嶺下新書作蓬婆嶺其地在雪山外杜甫詩所謂次取蓬婆雪外城是也運資糧以逼之吐蕃大發兵救安戎城昱衆大敗死者數千人考異曰舊傳將士數萬人皆沒于賊今從實錄昱脫身走糧仗軍資皆弃之貶昱括州刺史再貶高要尉而死　戊午冊南詔蒙歸義爲雲南王水經注雲南郡本雲山縣地也蜀劉氏建興二年置郡自唐戎州開邊縣而南七十里至曲州又二千五百里至雲南城歸義之先本哀牢夷地哀牢夷漢明帝之時內附居姚州之西東南接交趾西北接吐蕃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曰蒙舍曰蒙越曰越析曰浪穹曰樣備曰越澹考異曰新書六詔曰蒙巂越析浪穹邆睒施

浪蒙舍今從寶滂雲南別錄兵力相埒莫能相壹埒力輟翻歷代因之以分其勢蒙舍最在南故謂之南詔高宗時蒙舍細奴邏初入朝細奴邏生邏盛邏盛生盛邏皮盛邏皮生皮邏閤朝直遙翻邏郎佐翻考異曰新傳云蒙氏父子以名相屬細奴邏生邏盛炎邏盛炎生炎閤武后時邏盛炎身入朝妻方娠生盛邏皮喜曰我又有子雖死唐地足矣炎閤立死開元時弟盛邏皮立生皮邏閤授特進臺登郡王炎閤未有子時以閤羅鳳爲嗣及生子還其宗而名承閤遂不改按邏盛炎之子盛邏皮豈得云以名相屬既有炎閤豈得云我又有子雖死唐地足矣今從舊南詔傳及楊國忠傳雲南別錄又舊南詔傳閤皆作閣今從新傳皮邏閤浸彊大而五詔微弱會有破渳河蠻之功渳河即西洱河洱音乃吏翻乃賂王昱求合六詔爲一昱爲之奏請爲于僞翻朝廷許之仍賜名

歸義於是以兵威脅服羣蠻不從者滅之遂擊破吐蕃徙居大和城其後卒爲邊患南詔事始此其先烏蠻別種夷語山陂陀爲和故謂之大和城卒子恤翻　冬十月戊寅上幸驪山溫泉　壬辰上還宮　是歲於西京東都往來之路作行宮千餘間　分左右羽林置龍武軍以萬騎營隸焉騎奇寄翻

潤州刺史齊澣奏自瓜步濟江迂六十里請自京口埭下直濟江穿伊婁河二十五里即達揚子縣立伊婁埭從之埭音代按舊書本紀齊澣開伊婁河於揚州南瓜州浦則今之瓜洲運河是也但揚子縣今爲眞州治所安能二十五里即達揚子縣若自瓜洲達揚子橋則二十五里而近今之揚子橋或者唐之揚子縣治所橋以此得名也

二十七年春正月壬寅命隴右節度大使榮王琬自至本道巡按處置諸軍處昌呂翻選募關內河東壯士三五萬人詣隴右防遏至秋末無寇聽還　羣臣請加尊號曰聖文二月己巳許之因赦天下免百姓今年田租　夏四月癸酉敕諸陰陽術數自非昏喪卜擇皆禁之　己丑以牛仙客爲兵部尚書兼侍中李林甫爲吏部尚書兼中書令揔文武選事蓋令牛仙客揔武選李林甫揔文選也選須絹翻　六月癸酉以御史大夫李適之兼幽州節度使幽州將趙堪白眞陁羅矯節度使張守珪之命使平盧軍使烏知義擊叛奚餘黨於橫水之北橫水

當作潢水新書作湟水舊書張守珪傳作潢水今從之潢水在遼國今臨潢府界志云自營州度松陘嶺北行四百里至潢水使疏吏翻將即亮翻知義不從白眞陁羅矯稱制指以迫之知義不得已出師與虜遇先勝後敗守珪隱其敗狀以克獲聞事頗泄上令內謁者監牛仙童往察之內謁者監唐正六品下掌內宣傳及諸親命婦朝會所司籍其人數送內侍省守珪重賂仙童歸罪於白眞陁羅逼令自縊死縊於計翻仙童有寵於上衆宦官疾之共發其事上怒甲戌命楊思勗杖殺之思勗縛格杖之數百刳取其心割其肉啗之啗徒濫翻又徒覽翻守珪坐貶括州刺史太子太師蕭嵩嘗賂仙童以城南良田數頃李林甫發之嵩坐貶青州刺

史　秋八月乙亥磧西節度使蓋嘉運擒突騎施可汗吐火仙磧七迹翻蓋古盍翻嘉運攻碎葉城吐火仙出戰敗走擒之於賀邏嶺分遣疏勒鎮守使夫蒙靈詧與拔汗那王阿悉爛達干潛引兵突入怛邏斯城擒黑姓可汗爾微遂入曳建城取交河公主交河公主事始二百一十二卷十一年悉收散髮之民數萬以與拔汗那王威震西陲

壬午吐蕃寇白草安人等軍白草軍在蔚茹水之西又鄯州星宿川之西有安人軍蔚茹水在原州蕭關縣此時吐蕃兵不能至疑白草軍當作白水軍隴右節度使蕭炅擊破之炅火迥翻

甲申追謚孔子爲文宣王先是祀先聖先師周公南向孔子東向坐制自今孔子

南向坐被王者之服釋奠用宮懸先悉薦翻被皮義翻周禮王宮懸諸侯軒懸卿大夫判懸士特懸注云宮懸四面懸象宮室四面有牆故謂之宮懸軒懸三面其形曲判懸又去其一面特懸又去其一面追贈弟子皆爲公侯伯顏淵兗公閔子騫費侯冉伯牛鄆侯仲弓薛侯冉有徐侯季路衛侯宰我齊侯子貢黎侯子游吳侯子夏魏侯曾參成伯顓孫師陳伯澹臺滅明江伯宓子賤單伯原憲原伯公冶長莒伯南宮适郯伯公晳哀郳伯曾點宿伯顏路杞伯商瞿蒙伯高柴共伯漆雕開滕伯公伯寮任伯司馬牛向伯樊遲樊伯有若卞伯公西赤邵伯巫馬期鄫伯梁鱣梁伯顏柳蕭伯冉孺郜伯曹恤豐伯伯虔鄒伯公孫龍黃伯冉季產東平伯秦子南少梁伯漆雕斂武城伯顏子驕琅邪伯漆雕徒父須句伯壤駟赤北徵伯商澤睢陽伯石作蜀郈邑伯任不齊任城伯公夏首亢父伯公良孺東牟伯后處營丘伯秦開彭衙伯奚容箴下邳伯公肩定新伯顏襄臨沂伯鄡單銅鞮伯句井彊淇陽伯罕父黑乘丘伯秦商上洛伯申黨召陵伯公祖子之期思伯榮子期雩婁伯縣成鉅

高大有

野伯左人郢臨淄伯燕伋漁陽伯鄭子徒滎陽伯秦非汧陽伯施常乘氏伯顏噲朱虛伯步叔乘淳于伯顏之僕東武伯原亢籍萊蕪伯樂欬昌平伯廉潔莒父伯顏何開陽伯叔仲會瑕丘伯狄黑臨濟伯邦巽平陸伯孔患汶陽伯公西與如重丘伯公西箴祝阿伯九月戊午處木昆鼠尼施弓月等諸部先隸突騎施者皆帥衆內附帥讀曰率仍請徙居安西管內太子更名紹更工衡翻冬十月辛巳改修東都明堂按舊書帝紀即東都乾元殿改修明堂丙戌上幸驪山溫泉十一月辛丑還宮甲辰明堂成劒南節度使張宥文吏不習軍旅悉以軍政委團練副使章仇兼瓊據舊志上元後置團練使余攷唐制凡有團結兵之地則置團練使此時蜀有黎雅卬翼茂五州鎮防團結兵故置團練副使安史亂後諸州皆置團練使矣兼瓊入奏事盛

言安戎城可取上悅之丁巳以宥爲兗祿卿十二月以兼瓊爲劒南節度使　初睿宗喪既除祫于太廟自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是歲夏既禘冬又當祫夾翻太常議以爲祭數則瀆數所角翻請停今年祫祭自是通計五年一祫一禘從之史言如此乃合於五年再殷祭之義

二十八年春正月癸巳上幸驪山溫泉庚子還宮

二月荆州長史張九齡卒上雖以九齡忤旨逐之卒子恤翻忤午故翻然終愛重其人每宰相薦士輒問曰風度得如九齡不不讀曰否　三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章仇兼瓊潛與安戎城中吐蕃翟都局及維州別駕董承晏結謀使局開門引內唐兵盡殺吐蕃將卒使監察御史許遠將兵守之將即亮翻監古覽翻遠敬宗之曾孫也永徽顯慶之閒許敬宗以姦佞致位公輔安史之亂遠乃能効死節以報國史故著其世以勉爲臣者　甲寅蓋嘉運入獻捷上赦吐火仙罪以爲左金吾大將軍嘉運請立阿史那懷道之子昕爲十姓可汗從之

考異曰舊傳云嘉運請立懷道之子昕爲可汗以鎮撫之莫賀達干不肯曰討平蘇祿本是我之元謀若立史昕爲主則國家何以酬賞於我乃不立史昕便令莫賀達干統衆二十七年嘉運詣闕獻俘仍令將吐火仙獻于太廟會要二十九年以解瑟羅之子昕爲可汗遣兵送之天寶元年昕至碎葉西南俱南城爲莫賀咄達干所殺三年之更立其酋長爲在地米里骨咄祿毗伽可汗按實錄開元二十八年三月甲寅蓋嘉運俘吐火仙來獻四月辛未冊十姓可汗阿史那昕妻李氏爲交河公

主十二月乙卯突騎施可汗莫賀達干率其妻子及
纛官首領百餘帳內屬初莫賀達干與烏蘇萬洛扇
誘諸蕃叛于我上命蓋嘉運宣恩招諭皆相率而降
新傳云達干不肯立昕即誘部落叛詔嘉運招諭乃
率妻子等降遂命統其衆後數年復以昕爲可汗遣
兵護送昕至俱蘭城爲莫賀咄所殺莫賀咄自爲可
汗安西節度使夫蒙靈詧誅斬之若舊傳所言嘉
運便以莫賀達干爲可汗統衆則莫賀不應復叛且
立可汗當須朝庭冊命嘉運豈得擅立於塞外也若
未以爲可汗則實錄十二月不應謂突騎施可汗莫
賀達干也若如會要所言二十九年始立昕爲可汗
則實錄二十八年四月不應已謂昕爲十姓可汗也
蓋嘉運既平突騎施即奏立昕爲十姓可汗故莫賀
達干不服而叛明皇乃以莫賀達干爲小可汗統
突騎施之衆使嘉運招諭之故來降然昕爲十姓可
汗兼統諸部故明皇遣兵送之而爲莫賀達干所殺
事或然也但實錄脫略疑不敢質
故略采諸書所見存其梗槩書之

昕妻李氏爲交河公主

六月吐蕃圍安戎城 夏四月辛未以

嘉善嘉運之功以爲河西隴右節度使之經略吐
蕃嘉運恃恩流連不時發善於人主是從流於上也在
京師以酒色自娛而不即赴鎮是從流於下也史以流連二字言之旨哉左丞相裴耀卿
上疏上時掌翻疏所去翻以爲臣近與嘉運同班觀其舉措誠
勇烈有餘然言氣矜誇恐難成事昔莫敖恤於蒲騷
之役卒喪楚師左傳楚莫敖屈瑕既敗鄖師於蒲騷復伐羅鬬伯比送之曰莫敖必敗舉
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楚子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莫敖恤於用也君若不鎮撫其不
設備乎莫敖果不設備及羅之恤女九翻陸德明曰騷音蕭又音繆卒子恤翻
今嘉運有驕敵之色臣竊憂之況防秋非遠未言發
日若臨事始去則士卒尚未相識何以制敵且將軍

受命鑿凶門而出今乃酣飲朝夕殆非憂國愛人之心若不可改易宜速遣進塗仍乞聖恩嚴加訓勵上乃趣嘉運行（趣讀曰促）已而嘉運竟無功（蓋嘉運小器易盈志氣惰矣安能有功）　秋八月甲戌幽州奏破奚契丹　冬十月甲子上幸驪山温泉辛巳還宮　吐蕃寇安戎城及維州發關中彍騎救之（騎奇寄翻）吐蕃引去更命安戎城曰平戎（更工衡翻）　十一月罷牛仙客朔方河東節度使突騎施莫賀達干聞阿史那昕爲可汗怒曰首誅蘇祿我之謀也今立史昕何以賞我遂帥諸部叛上乃立莫賀達干爲可汗使統突騎施之衆命蓋嘉運

湯祥命

招諭之十二月乙卯莫賀達干降（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金城公主薨（金城公主事始二百八卷中宗景龍元年）吐蕃告喪且請和上不許　是歲天下縣千五百七十三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萬三千六百九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二百絹匹亦如之海內富安行者雖萬里不持寸兵（以開元之承平而戶口猶不及漢之盛時唐興以來治日少而亂日多也）

二十九年春正月癸巳上幸驪山温泉　丁酉制承前諸州饑饉皆待奏報然始開倉賑給（承前猶今言從前也然始猶今言然後也）道路悠遠何救懸絕自今委州縣長官與采

訪使量事給訖奏聞長知兩翻使疏吏翻量音良庚子上還宮

上夢玄元皇帝告云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汝遣人求之吾當與汝興慶宮相見有宋大中祥符之事皆唐明皇教之也上遣使求得之於盩厔樓觀山間盩厔縣漢屬扶風後魏併入武功尋復後周爲周南郡隋廢郡以盩厔縣屬雍州唐屬岐州蘇軾曰樓觀山今爲崇聖觀乃尹喜舊宅山脚有授經臺尚在使疏吏翻盩厔音舟窒觀古玩翻下同夏閏四月迎置興慶宮五月命畫玄元眞容分置諸州開元觀六月吐蕃四十萬衆入寇至安仁軍安仁軍當作安人軍渾崖峯騎將臧希液帥衆五千擊破之騎奇寄翻將即亮翻帥讀曰率考異曰舊傳作盛希液今從唐厤秋七月丙寅突厥遣使來告登利可汗之

湯太水

喪初登利從叔二人分典兵馬號左右殺從才用翻登利患兩殺之專與其母謀誘右殺斬之誘音酉自將其衆將即亮翻左殺判闕特勒勒兵攻登利殺之立毗伽可汗之子爲可汗俄爲骨咄葉護所殺更立其弟伽求迦翻咄當沒翻更工衡翻尋又殺之骨咄葉護自立爲可汗考異曰舊傳云左殺自立爲烏蘇米施可汗唐厤新傳皆云判闕特勒子爲烏蘇米施可汗天寶初立今從之上以突厥內亂癸酉命左羽林將軍孫老奴招諭回紇葛邏祿拔悉密等部落紇下沒翻邏郎佐翻乙亥東都洛水溢溺死者千餘人溺奴狄翻平盧兵馬使安祿山傾巧善事人人多譽之譽音余上左右至平盧者祿山皆厚賂

之由是上益以爲賢御史中丞張利貞爲河北采訪使至平盧祿山曲事利貞乃至左右皆有賂利貞入奏盛稱祿山之美八月乙未以祿山爲營州都督充平盧軍使 考異曰實録此年八月以幽州節度副大使安祿山爲營州刺史充平盧軍節度副使會要二十八年王斛斯爲平盧節度使遂爲定額按舊傳祿山自平盧兵馬使帶幽州節度副使之名耳實録衍大字也天寶元年始以平盧爲節度會要誤也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略使唐謂奚契丹爲兩蕃 冬十月丙申上幸驪山溫泉 壬寅分北庭安西爲二節度 十一月庚戌司空邠王守禮薨守禮庸鄙無才識每天將雨及霽守禮必先言

邵壽勤

之已而皆驗岐薛諸王言於上曰邠兄有術上問其故對曰臣無術則天時以章懷之故幽閉宮中十餘年守禮幽閉事見二百四卷武后天授元年歲賜敕杖者數四背瘢甚厚將雨則沈悶瘢蒲官翻沈持林翻將霽則輕爽臣以此知之耳因流涕禁上亦爲之慘然爲于僞翻 辛酉上還宮

辛未太尉窦王憲薨上哀惋特甚曰天下兄之天下也兄固讓於我事見二百十卷睿宗景雲元年惋烏貫翻爲唐太伯常名不足以勵之勵昌呂翻乃謚曰讓皇帝其子汝陽王璡璡資辛翻上表追述先志謙沖不敢當帝號上不許歛曰歛力贍翻內出服天子之服也以手書致於靈座書稱隆基白又

名其墓曰惠陵惠陵在同州奉先縣西北十里追謚其妃元氏曰恭
皇后祔葬焉　十二月乙巳吐蕃屠達化縣達化古地後周置達化郡及縣隋廢郡以縣屬鄜州縣西百二十里有洮河城陷石堡城蓋嘉運不能禦果如裴耀卿之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四　五月二十一日校改五字增十字刪一字乙二字再校改三字增七字刪一字

楊直炳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　天台　胡　三省　音註

唐紀三十一　起玄默敦牂盡彊圍大淵獻十一月凡五年有奇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中之下

天寶元年春正月丁未朔上御勤政樓帝於興慶宮西南隅建二樓花萼相輝樓在西臨街以燕兄弟勤政務本樓在南以修政事　受朝賀朝直遥翻赦天下改元　壬子分平盧別爲節度以安禄山爲節度

使使疏吏翻下同是時天下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二十一被皮義翻考異曰舊紀云三百六十二按地理志開元二十八年州府三百二十八至此纔二年不應遽增三十餘州今從唐厤會要統紀羈縻之州八百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安西節度撫寧西域統龜茲焉耆于闐疏勒四鎮治龜茲城兵二萬四千焉耆治所在安西府東八百里于闐在南二千里疏勒在西二千餘里龜茲音丘慈又音屈佳闐徒賢翻又徒見翻北庭節度防制突騎施堅昆統瀚海天山伊吾三軍屯伊西二州之境治北庭都護府兵二萬人突騎施牙帳在北庭府西北三千餘里堅昆在北七千里瀚海軍在北庭府城內兵萬二千人天山軍在西州城內兵五千人伊吾軍在伊州西北三百里甘露川兵三千人騎奇寄翻河西節度斷隔吐蕃突厥斷丁管翻吐從暾入聲厥九勿翻統赤水大斗建康寧寇玉門墨離豆盧新泉八軍張掖交城白亭三守捉屯涼肅瓜沙會五州之境治涼州兵七萬三千人赤水軍在涼州城內兵三萬三千人大斗軍在涼州西二百餘里甘肅二州界兵七千五百人建康軍在涼州西二百里兵五千三百人寧寇軍在涼州東北千餘里兵八千五百人玉門軍在肅州西二百里管兵五千二百人墨離軍本月氏國在瓜州西北十里管兵五千人豆盧軍在沙州城內管兵四千三百人新泉軍在會州西北二百里管兵千人張掖守捉在涼州南二百里管兵五百人交城守捉在涼州西二百里管兵千人白亭守捉在涼州西北五百里管兵千七百人唐制大曰軍小曰守捉趙珣聚米圖經自甘州西至肅州五百里自肅州西至瓜州四百五十里自瓜州西至沙州二百八十里自沙州西至伊州四百里會州東至鹽州八百里西至涼州六百里南至宋鎮戎軍一百四十里北至靈州六百里朔方節度捍禦突厥統經略豐安定遠三

軍三受降城安北單于二都護府屯靈夏豐三州之境治靈州兵六萬四千七百人經略軍在靈州西黃河外百八十里兵八千人定遠軍在靈州東北二百里黃河外兵七千人西受降城在豐州北黃河外八十里兵七千人安北都護府治中受降城黃河北岸兵六千人東受降城在勝州東北二百里兵七千人振武軍在單于都護府城內兵九千人降戶江翻單音蟬戛戶雅翻河東節度與朔方掎角以禦突厥統天兵大同橫野岢嵐四軍雲中守捉屯太原府忻代嵐三州之境治太原府兵五萬五千人天兵軍在太原城內兵三萬人大同軍在代州北二百里兵九千五百人橫野軍在蔚州東北一百四十里兵三千人岢嵐軍在嵐州北百里兵一千人雲中守捉在單于府西北二百七十里兵七千七百人忻州在太原府北八十里兵七千八百人代州至太原五百里兵四千人嵐州在

太原府西北二百五十里兵三千人岢嵐翻嵐盧含翻范陽節度臨制奚契丹軍屯幽薊嬀檀易恒定漠滄九州之境治幽州兵九萬一千四百人經略軍在幽州城內兵三萬人威武軍在檀州城內兵萬人清夷軍在嬀州城內兵萬人橫海軍在滄州城內兵六千人恒陽軍在恒州城東兵六千五百人北平軍在定州城內兵六千人唐興軍在薊州城內兵六千人靜塞軍在薊州城內兵六千人高陽軍在易州城內兵萬六千人恒陽北平高陽唐興橫海九州之境治幽州兵九萬一千四百人經略軍在幽州城內兵三萬人威武軍在檀州城內兵萬人清夷軍在嬀州城內兵萬人靜塞軍在薊州城內兵六千人橫海軍在滄州城內兵六千人高陽軍在易州城內兵萬六千人恒陽軍在恒州城東兵六千五百人北平軍在定州城內兵六千人唐興軍在薊州城內兵六千人靜塞軍在薊州城內兵六千人橫海軍在滄州城內兵六千人景雲元年以嬴州鄚縣置鄚州開元十三年以鄚字類鄭字改爲漠州尋又改莫州契丹欺訖翻又音喫恒户登翻薊音計嬀居爲翻平盧節度鎮撫室韋靺鞨統平盧盧龍二軍榆關守捉安東都護府屯營平二州之境治營州兵二萬七千五百人平盧軍在營州城內兵萬六千人盧龍軍在平州城內兵

萬人榆關守捉在營州城西四百八十里兵三千人安東都護府在營州東二百里兵八千五百人靺鞨音未曷榆當作渝注詳見上卷隴右節度備禦吐蕃統臨洮河源白水安人振威戎漠門盜塞積石鎮西十軍綏和合川平夷三守捉屯鄯廓洮河之境治鄯州兵七萬五千人臨洮軍在鄯州城內兵萬五千人河源軍在鄯州西百三十里兵四千人白水軍在鄯州西北二百三十里兵四千人安人軍在鄯州界星宿川西兵萬人振威軍在鄯州西三百里兵千人威戎軍在鄯州西北三百五十里兵千人漠門軍在洮州城內兵五千五百人盜塞軍在廓州城內兵五百人積石軍在廓州西百八十里兵七千人鎮西軍在河州城內兵千人合川守捉在鄯州南百八十里兵千人平夷守捉在河州西南四十里兵三千人洮土刀翻鄯時戰翻又音善劍南節度西抗吐蕃南撫蠻獠統天寶平戎

昆明盜遠澄川南江六軍屯益翼茂當嶲柘松維兼雅黎姚悉十三州之境治益州兵三萬九百人團結營在成都府城內兵萬四千人天寶軍在恭州東南九十里兵千人平戎軍在恭州南八十里兵千人昆明軍在嶲州南兵五千一百人盜遠軍在嶲州西兵三百人澄守捉在姚州東六百里管兵三千人南江軍兵三百人翼州兵三百人維州兵五百人柘州兵五百人松州兵二千八百人當州兵五百人雅州兵四百人黎州兵千人姚州兵三百人悉州兵五千人杜佑曰當州江源郡在翼州西二百七十里西北到故通軌縣二百里以西即是生羌悉州在當州南八十里黎州漢沉黎郡也東去一里髙山萬重更無郡縣悉州西南去郡一里髙山萬重東北去郡五里西北去郡二里皆髙山萬重茂州劉昫曰隋汶山郡武德元年改曰會州貞觀八年改曰茂州以郡界茂濕山爲名松州東至茂州三百里西南至當州三百里西北至吐蕃界九十里南至翼州一百八十里恭州開元二十四年分靜州廣平縣置東至柘州一百里悉州西北至當州八十里獠魯皓

翻嵩音髓嶺南五府經略綏靜夷獠統經略清海二軍桂容邕交四管治廣州兵萬五千四百人經略軍在廣州城內兵五千四百人清海軍在恩州城內兵二千人桂府兵千人容府兵千一百人邕府兵千七百人安南府兵四千二百人已上兵輕稅本鎮以自給此外又有長樂經略福州領之樂音洛兵千五百人東萊守捉萊州領之東牟守捉登州領之兵四十九萬人捉仄角翻考異曰此兵數唐歷所載也舊紀是歲天下健兒團結彊騎等摠五十七萬四千七百三十三此蓋止言邊兵彼并京畿諸州彊騎安西府馬二千七百匹北庭瀚海軍馬四千二百匹天山軍馬五百匹伊吾軍馬三百匹河西赤水軍馬萬三千匹大斗軍馬二千四百匹建康軍馬五百匹寧寇冠玉門軍共管馬六百匹墨離軍馬四百匹豆盧軍馬四百匹朔方經略軍馬三千匹豐安軍馬千三百匹定遠軍馬二千匹西受降城馬千七百匹中受降城馬千匹東受降城馬千七百匹振武軍馬千六百匹河東天兵軍馬五千五百匹橫野軍馬五千五百匹雲中守捉馬二千匹大同軍馬千八百匹范陽經略軍馬三千匹清夷軍馬三百匹靜塞軍馬四千二百匹盧龍軍馬五百匹安東府馬七百匹隴右臨洮軍馬六百五十匹白水軍馬五百匹安人軍馬二百五十匹威戎軍馬五十匹漠門軍馬二百匹寧塞軍馬千八百匹積石軍馬三百匹劒南團結營馬千八百匹昆明軍馬二百匹開元之前每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之後邊將奏益兵浸多每歲用率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安西衣賜六十二萬疋段河西衣賜百八十萬疋段北庭衣賜四十八萬疋段朔方衣賜二百萬疋段糧五十萬石范陽衣賜八十萬疋段糧五十萬石平盧失衣糧數隴右衣賜二百五十萬疋段劒南衣賜八十萬疋段糧七十萬石

將即亮翻公私勞費民始困苦矣　甲寅陳王府參軍田同秀皇子陳王珪府參軍也上言見玄元皇帝於丹鳳門外之空中告以我藏靈符在尹喜故宅上時掌翻下上表同上遣使於故函谷關尹喜臺旁求得之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老子西游喜先見其氣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旨爲著道德經使疏吏翻陝州刺史李齊物穿三門運渠辛未渠成新書曰齊物鑿砥柱爲門以通漕開其山巔爲輓路沃醯而鑿之然弃石入河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門候水漲以人輓舟而上天子疑之遣宦者按視齊物厚賂宦者還言其便陝失冉翻齊物神通之曾孫也淮安王神通壬辰羣臣上表以函谷靈寶符潛應年號先天不違易曰先天而天不違先悉薦翻請於尊號加天寶字從之　二月辛卯

丁光祥

上享玄元皇帝於新廟時置玄元廟於大寧坊西南角甲午享太廟丙申合祀天地於南郊赦天下改侍中爲左相中書令爲右相尚書左右丞相復爲僕射開元初改左右僕射爲尚書左右丞相復扶又翻下清復同東都北都皆爲京州爲郡刺史爲太守改桃林縣曰靈寶隋開皇十六年置桃林縣取古者桃林之野以爲縣名屬洛州唐屬陝州今以得玄元靈符改曰靈寶守式又翻田同秀除朝散大夫朝直遙翻散悉亶翻時人皆疑寶符同秀所爲閒一歲清河人崔以清復言見玄元皇帝於天津橋北云藏符在武城紫微山武城即漢之東武城縣與清河縣皆屬清河郡敕使往求亦得之東都留守王倕知其詐按問果首服使疏吏翻守式又翻下太守同倕音垂首

升安

式又翻奏之上亦不深罪流之而已　三月以長安令韋堅爲陝郡太守陝郡陝州陝失冉翻領江淮租庸轉運使先天中李傑爲陝州刺史領水陸發運使置使自傑始也裴耀卿之後命堅始以租庸使入銜使疏吏翻下同初宇文融既敗言利者稍息事見二百十三卷開元十八年及楊慎矜得幸事始二百十三卷二十一年於是韋堅王鉷之徒鉷户公翻競以利進百司有利事權者稍稍別置使以領之舊官充位而已史言諸使所由始堅太子之妃兄也爲吏以幹敏稱上使之督江淮租運歲增巨萬上以爲能故擢任之王鉷方翼之曾孫也自高宗至武后朝王方翼著功名於西域亦以善治租賦爲户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治直之翻李林甫爲相

木凡與

凡才望功業出已右及爲上所厚勢位將逼已者必百計去之去羌呂翻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啗以甘言而陰陷之世謂李林甫口有蜜謂其言甘也啗徒濫翻又徒覽翻腹有劒謂其心在害人也上嘗陳樂於勤政樓下垂簾觀之兵部侍郎盧絢謂上已起垂鞭按轡橫過樓下絢風標清粹上目送之深歎其蘊藉絢許縣翻蘊於運翻林甫常厚以金帛賂上左右上舉動必知之乃召絢子弟謂曰尊君素望清崇今交廣藉才聖上欲以尊君爲之可乎若憚遠行則當左遷不然則以賓詹分務東洛謂以太子賓客詹事分司東都也亦優賢之命也何如絢懼以賓詹爲請

林甫恐乖衆望乃除華州刺史華户化翻到官未幾誣其有疾州事不理除詹事員外同正幾居豈翻上又嘗問林甫以嚴挺之今安在是人亦可用挺之時爲絳州刺史林甫退召挺之弟揖之諭以上待尊兄意甚厚盍爲見上之策奏稱風疾求還京師就醫挺之從之林甫以其奏白上云挺之衰老得風疾宜且授以散秩使便醫藥上歎吒久之吒陟駕翻散悉亶翻散悉亶翻夏四月壬寅以爲詹事又以汴州刺史河南采訪使齊澣爲少詹事詹事正四品上汴皮變翻使疏吏翻皆員外同正於東京養疾澣亦朝廷宿望故并忌之上發兵納十姓可汗阿史那斯

刘宋胄

於突騎施至俱蘭城俱蘭國所都城也俱蘭或曰俱羅磐或曰岳浪拏與吐火羅接可從刊入聲汗音寒騎奇寄翻異曰會要作俱南城胡語不明耳考爲莫賀達干所殺突騎施大纛官都摩度來降纛徒到翻降户江翻六月乙未冊都摩度爲三姓葉護葉護秋七月癸卯朔日有食之辛未左相牛仙客薨八月丁丑以刑部尚書李適之爲左相突厥拔悉密回紇葛邏祿三部共攻骨咄葉護殺之推拔悉密酋長爲頡跌伊施可汗回紇葛邏祿自爲左右葉護厥九勿翻紇下没翻邏郎佐翻跌徒結翻骨咄當没翻酋慈由翻頡奚結翻突厥餘衆共立判闕特勒之子爲烏蘇米施可汗以其子葛臘哆爲西殺哆昌者翻突厥以其親屬分掌東西兵號左右

宗徽

殺亦曰東西殺西殺右殺也上遣使諭烏蘇令內附烏蘇不從朔方節度使王忠嗣盛兵磧口以威之使疏吏翻磧七迹翻考異曰新舊書忠嗣傳皆曰是歲忠嗣北伐與奚怒皆戰于桑乾河三敗之大虜其衆又曰明年再破怒皆突厥之衆自是塞外晏然按朔方不與奚相接不知所云奚怒皆何也今闕之烏蘇懼請降而遷延不至忠嗣知其詐乃遣使說拔悉蜜回紇葛邏祿使攻之烏蘇遁去忠嗣因出兵擊之取其右廂以歸擊垂亡之虜猶不肯輕用其兵此王忠嗣所以爲善將也突厥左右殺所部謂之左右廂降戶江翻說輸芮翻紇下沒翻邏郎佐翻丁亥突厥西葉護阿布思及西殺葛臘哆默啜之孫勃德支伊然小妻毗伽登利之女帥部衆千餘帳相次來降意此皆突厥右廂之衆也啜陟劣翻伽求迦翻帥讀曰率

考異曰實錄舊紀皆云突厥阿布思之孫登利可汗之女與其黨屬來降唐厤云烏蘇米施可汗遁逃其西葉護阿布思及毗伽可汗可敦男西殺葛臘哆率其部千餘帳來降舊王忠嗣傳云三部落攻米施可汗走之忠嗣因出兵伐之取其右廂而歸其西葉護及毗伽可敦男葛懺哆率其部落千餘帳入朝突厥傳云西殺妻子及默啜之孫勃德支特勒毗伽可汗女大洛公主伊然可汗小妻余塞匐登利可汗女余燭公主及阿布思頡利發等並帥其部衆相次來降今參取用之突厥遂微九月辛亥上御花萼樓宴突厥降者考異曰本紀作辛卯按長厤是月己卯朔無辛卯唐厤云九月辛卯亦誤也賞賜甚厚護蜜先附吐蕃戊午其王頡吉里匐遣使請降頡奚結翻匐蒲北翻冬十月丁酉上幸驪山溫泉己巳還宮十二月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奏破吐蕃大嶺等軍戊戌又奏破青海道莽

布支營三萬餘衆斬獲五千餘級庚子河西節度使王倕奏破吐蕃漁海及遊弈等軍史言明皇喜邊功故邊帥告捷者相繼倕音垂是歲天下縣一千五百二十八鄉一萬六千八百二十九戶八百五十二萬五千七百六十三口四千八百九十萬九千八百回紇葉護骨力裴羅遣使入貢考異曰舊傳云天寶初其酋長葉護頡利吐發遣使入朝封奉義王唐厤天寶三載突厥拔志蜜可汗又爲回紇葛羅祿等部落襲殺之立回紇爲主是爲骨咄祿毗伽闕可汗遣使立爲奉義王又加懷仁可汗新突厥傳云回紇葛邏祿殺拔悉蜜可汗奉回紇骨力裴羅定其國是爲國咄祿毗伽闕可汗按奉義王懷仁可汗是一人而新突厥回紇傳其名不同然新傳自吐迷度以來世系皆可譜今從之賜爵奉義王明未冊爲可汗也

二年春正月安祿山入朝朝直遙翻上寵待甚厚謁見無時見賢遍翻祿山奏言去年秋營州蟲食苗臣焚香祝天云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願使蟲食臣心若不負神祇願使蟲散即有羣鳥從北來食蟲立盡請宣付史官從之操千高翻李林甫領吏部尚書日在政府政府謂政事堂選事悉委侍郎宋遙苗晉卿御史中丞張倚新得幸於上遙晉卿欲附之時選人集者以萬計選須絹翻入等者六十四人倚子奭爲之首羣議沸騰前薊令蘇孝韞以告安祿山薊縣帶幽州涿郡時改涿郡爲范陽郡薊音計祿山入言於上上悉召入等人面試之奭手持試紙終日不成

一字時人謂之曳白癸亥遥貶武當太守晉卿貶安康太守倚貶淮陽太守武當郡均州安康郡金州本西城郡元年更郡名淮陽郡陳州舊志金州京師南七百三十七里陳州一千五百二十里同考判官禮部郎中裴朏等皆貶嶺南官晉卿壺關人也壺關縣自漢以來屬上黨郡而唐上黨縣乃漢壺關縣隋分置上黨縣帶郡唐武德四年分隋之上黨縣置壺關縣治高望堡貞觀十七年移治進流川朏音敷尾翻三月壬子追尊玄元皇帝父周上御大夫爲先天太皇又尊皋繇爲德明皇帝涼武昭王爲興聖皇帝唐虞之世皋陶爲理唐以爲李氏得姓之始故追尊爲德明皇帝涼武昭王暠高祖之七世祖建國於瓜沙李氏由是而興故尊爲興聖皇帝繇余招翻江淮南租庸等使韋堅引滻水抵苑東望春樓下爲潭苑禁苑也潭在

施敬海

長安城東九里滻音產以聚江淮運舡役夫匠通漕渠發人亡壟自江淮至京城民間蕭然愁怨二年而成丙寅上幸望春樓觀新潭堅以新船數百艘扁榜郡名各陳郡中珍貨於船背陝尉崔成甫著錦半臂缺胯綠衫以裼之艘蘇遭翻扁補典翻陝失冉翻著陟略翻胯苦瓦翻裼先擊翻袒衣也紅袹首袹莫白翻袹首今人謂之抹額居前船唱得寶歌先是民間唱俚歌曰得体紇那邪其後得寶符於桃林成甫乃更紇体歌爲得寶引農野歌曰得寶引農野引農得寶耶潭裏舟船鬧楊州銅器多三郎當毀坐聽唱得寶歌其俚又甚焉使美婦百人盛飾而和之和戶卧翻連檣數里堅跪進諸郡輕貨仍上百牙盤食程大昌演繁露曰唐少府監御饌器用九飣食以牙盤九枚裝食味於上置上前亦謂之看食仍上時掌翻上

置宴竟日而罷觀者山積夏四月加堅左散騎常侍
散悉亶翻
騎奇寄翻其僚屬吏卒褒賞有差名其潭曰廣運時
京兆尹韓朝宗亦引渭水置潭於西街以貯材木朝直
遥翻貯丁呂翻丁亥皇甫惟明引軍出西平西平郡即鄯州達化縣有
洪濟鎮周武帝逐吐谷渾所築在縣西二百七十里長慶中劉元鼎爲盟會使言河之上流由洪濟西行二千里水益狹冬春可涉夏秋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四下曰歷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昆侖者也勇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流澄緩下稍合衆流色赤行益遠他水并注則濁河源東北直莫賀延磧尾隱測其地蓋在劒南之西此劉元鼎因洪濟城而上叙河源附見于此丁以皇甫惟明破之杜佑曰鄯州達化縣有洪濟鎮周武帝逐吐谷渾所築在縣西二百七十里長慶中劉元鼎爲盟會使言河之上流由洪濟西行二千里水益狹冬春可涉夏秋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四下曰歷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昆侖者也勇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流澄緩下稍合衆流色赤行益遠他水并注則濁河源東北直莫賀延磧尾隱測其地蓋在劒南之西此劉元鼎因洪濟城而上叙河源附見于此上以右贊善大夫楊慎矜
龍朔二年改太子中允爲贊善大夫咸亨元年復置中允而贊善大夫不廢後又分

左右各置五員班左右諭德下諭德掌諭太子以道德贊善掌翊贊太子以規諷知御史中丞事時李林甫專權公卿之進有不出其門者必以罪去之去羌呂翻慎矜由是固辭不敢受五月辛丑以慎矜爲諫議大夫冬十月戊寅上幸驪山温泉乙卯還宮戊寅至乙卯三十八日史言帝耽樂而忘返驪力知翻還從宣翻又音如字○考異曰舊紀十月乙卯還宮與實録同十二月戊申又幸温泉宮丙辰還宮實録無按十二月丙寅朔無戊申丙辰唐曆十一月戊申幸温泉宮丙辰還京又與實録本紀不同今皆不取三載春正月丙申朔改年曰載載子亥翻辛丑上幸驪山温泉二月庚午還宮往還亦幾三旬辛卯太子更名亨更工衡翻海賊吳令光等抄掠台明明州漢句章鄞縣之地屬會稽郡開元二

十六年采訪使齊澣奏以越州之鄮縣置明州以境內有四明山因名抄楚交翻命河南尹裴敦復將兵討之將即亮翻三月己巳以平盧節度使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以范湯節度使裴寬爲戶部尚書使疏吏翻尚辰羊翻禮部尚書席建侯爲河北黜陟使稱祿山公直李林甫裴寬皆順旨稱其美三人皆上所信任由是祿山之寵益固不搖矣　夏四月裴敦復破吳令光擒之　五月河西節度使夫蒙靈詧討突騎施莫賀達干斬之按元和姓纂云夫蒙本西羌姓後秦有建威將軍夫蒙羌今蒲同二州多此姓或改姓馬氏異曰會要作馬靈詧今從實錄考更請立黑姓伊里底蜜施骨咄祿毗伽咄當沒翻伽求迦翻考異曰會要作伊地米里骨咄祿毗伽

高大有

今從實錄六月甲辰冊拜骨咄祿毗伽爲十姓可汗可從刋入聲汗音寒秋八月拔悉蜜攻斬突厥烏蘇可汗傳首京師國人立其弟鶻隴匐白眉特勒是爲白眉可汗於是突厥大亂敕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出兵乘之至薩河內山厥九勿翻嗣祥吏翻薩桑葛翻破其左廂阿波達干等十一部右廂未下會回紇葛邏祿共攻拔悉蜜頡跌伊施可汗殺之回紇骨力裴羅自立爲骨咄祿毗伽闕可汗遣使言狀上冊拜裴羅爲懷仁可汗於是懷仁南據突厥故地立牙帳於烏德犍山回紇牙帳東有平野西據烏德犍山南依嗢昆水犍居言翻舊統藥邏葛等九姓其後又并拔悉

蜜葛邏禄凡十一部各置都督每戰則以二客部爲
先　李林甫以楊愼矜屈附於已九月甲戌復以愼
矜爲御史中丞充諸道鑄錢使復扶又翻又如字　冬十月
癸巳上幸驪山温泉十一月丁卯還宮　術士蘇嘉
慶上言遯甲術有九宮貴神九宮貴人蓋易乾鑿度
十二卷漢順帝陽嘉三年時置九宮貴神壇其壇三
成成三尺四階其上依位置九壇壇尺五寸東面曰
招搖正東曰軒轅東北曰
天符正北曰太一西南曰
青龍五爲中戴九履一左
下符於遁甲仍編於勑曰
上帝德庇下人又黄帝九宮經一宮其神太一其星
天蓬其卦坎其行水其方白二宮其神攝提其星天
芮其卦坤其行土其方黑三宮其神軒轅其星天衝
其卦震其行木其方碧四宮其神招搖其星天輔其
丁光祥

卦巽其行木其方緑五宮其神天符其星天禽其卦
離其行土其方黄六宮其神青龍其星天心其卦乾
其行金其方白七宮其神咸池其星天柱其卦兌其
行金其方赤八宮其神太陰其星天任其卦艮其行
土其方白九宮其神天一其星天英
其卦離其行火其方紫上時掌翻　典司水旱請立
壇於東郊祀以四孟月從之禮在昊天上帝下太清
宮太廟上所用牲玉皆倍天地　十二月癸巳置會
昌縣於温泉宮下　時分新豐萬年置會昌縣雍録温
山西北十道志曰泉有三所其一廐即皇堂石井後
臨潼縣南一百五十步在驪
周宇文護所造隋文帝又修屋宇種松栢千餘株唐
貞觀十八年詔閻立德營建宮殿御湯名湯泉宮咸
亨三年名温泉宮元和志則曰開元十一年置温泉
宮天寶六載改爲華清宮於驪山上益治湯井爲池
臺殿環列山谷自開元來每歲十月臨幸歲盡乃歸
以新豐縣去泉稍遠即於
及公卿邸第焉臨潼縣唐之新豐慶山皆其地也按

通鑑開元十一年書作温泉宮與元和志合

戶部尚書裴寬素爲上所
相息亮翻
海賊還受請託廣序軍功寬微奏其事林甫以告敦
復敦復言寬亦嘗以親故屬敦復欲翻林甫曰君速
奏之勿後於人敦復乃以五百金賂女官楊太真之
姊使言於上甲午寬坐貶睢陽太守睢陽郡宋州本梁郡天寶元年
更郡名睢音雖初武惠妃薨開元二十五年惠妃薨上悼念不已後宮
數千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上
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爲女官號太真更爲
壽王娶左衛郎將韋昭訓女更工衡翻將即亮翻潛內太真宮

中太真肌能豐豔曉音律性警頴善承迎上意不暫
歲寵遇如惠妃宮中號曰娘子凡儀體皆如皇后
癸卯以宗女爲和義公主嫁竇遠奉化王阿悉爛達
干帝以拔汗那助平吐火仙冊其王爲奉化王改其國曰寧遠
貴神赦天下　初令百姓十八爲中二十三成丁
初上自東都還李林甫知上厭巡幸乃與牛仙客謀
增近道粟賦及和糴以實關中數年蓄積稍豐上從
容謂高力士曰朕不出長安近十年開元二十四年上自東都還自是不復東幸從容翻近其靳翻　天下無事朕欲高居無爲悉以政
事委林甫何如對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

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既成誰敢復議之者上不悅力士頓首自陳臣狂疾發妄言罪當死上乃爲力士置酒（復扶又翻爲于僞翻下爲百同）左右皆呼萬歲力士自是不敢深言天下事矣（力士之不敢言以李林甫機穽可畏也）

四載春正月庚午上謂宰相曰朕比以甲子日（比毗至翻）於宮中爲壇爲百姓祈福朕自草黃素置案上俄飛升天聞空中語云聖壽延長又朕於嵩山鍊藥成亦置壇上及夜左右欲收之又聞空中語云藥未須收此自守護達曙乃收之太子諸王宰相皆上表賀（史言唐之君誕妄而臣佞諛）

回紇懷仁可汗擊突厥白眉可汗殺之傳首京師突厥毗伽可敦帥衆來降（可從刊入聲帥讀曰率降戶江翻）於是北邊晏然烽燧無警矣回紇斥地愈廣東際室韋西抵金山南跨大漠盡有突厥故地（史言回紇至此彊盛）懷仁卒子磨延啜立號葛勒可汗二月己酉以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兼河東節度使忠嗣少以勇敢自負（少詩照翻）及鎮方面專以持重安邊爲務常曰太平之將但當撫循訓練士卒而已不可疲中國之力以邀功名（將即亮翻）有漆弓百五十斤常貯之櫜（櫜）中以示不用（貯丁呂翻）軍中日夜思戰忠嗣多遣諜人伺其閒隙（諜達協翻伺相吏翻閒古莧翻）見可勝然後興師故出必有功既兼兩道

節制自朔方至雲中邊陲數千里（陲音垂）要害之地悉列置城堡斥地各數百里邊人以爲自張仁亶之後將帥皆不及（張仁愿本名仁亶以睿宗諱旦音近亶避之改名仁愿將即亮翻帥所類翻）三月壬申上以外孫獨孤氏爲靜樂公主嫁契丹王李懷節（樂音洛）甥楊氏爲宜芳公主嫁奚王李延寵（宜芳縣屬嵐州）乙巳以刑部尚書裴敦復充嶺南五府經略等使五月壬申敦復坐逗留不之官貶淄川太守（淄川郡淄州舊志淄州京師東北二千一百三十三里守式又翻）以光祿少卿彭果代之上嘉敦復平海賊之功故李林甫陷之　李適之與李林甫爭權有隙適之領兵部尚書駙馬張垍爲

侍郎（垍其冀翻）林甫亦惡之（惡烏路翻）使人發兵部銓曹姦利事收吏六十餘人付京兆與御史對鞫之數日竟不得其情京兆尹蕭炅使法曹吉溫鞫之（法曹司法參軍事掌鞫獄麗法知贓賄沒入炅火迥翻）溫入院置兵部吏於外先於後廳取二重囚訊之或杖或壓號呼之聲所不忍聞（號戶高翻）皆曰苟存餘生乞紙盡荅兵部吏素聞溫之慘酷引入皆自誣服無敢違溫意者頃刻而獄成驗囚無榜掠之迹（榜音彭掠音亮）六月辛亥敕誚責前後知銓侍郎及判南曹郎官而宥之（文宗開成二年宰相李石奏定長穴選格吏部請加置南曹郎中一人別置印以新置南曹之印爲文蓋吏部先以郎官判南曹開成閒因置南曹郎也宋白曰南曹起於總

章二年司列常伯李敬玄奏置未置已前銓中自勘責故事兩轉廳至建中元年侍郎邵說奏挾闕替南曹郎中王銷已後遂不轉廳貞元十一年侍郎杜黃裳請準舊例轉廳後云云同上誚才笑翻

垍均之兄溫頊之弟子也吉頊進用於武后之時**溫始爲新豐丞太子文學薛嶷薦溫才**唐六典曰魏置太子文學魏武爲丞相命司馬宣王爲文學掾甚爲世子所信與吳質朱鑠陳羣爲太子四友自晉之後不置至後周建德三年置太子文學十人後廢唐顯慶中始置太子文學二人屬司經局掌分知經籍侍奉文章總緝經籍繕寫裝染之功筆札給用之數皆料度之嶷魚力翻**上召見**見賢遍翻**顧嶷曰是一不良人朕不用也蕭炅爲河南尹嘗坐事西臺遣溫往按之**西臺西京御史臺也**溫治炅甚急**治直之翻下同**及溫爲萬年丞未幾炅爲京兆尹**幾居豈翻**溫素與高力士相結力士自禁中歸溫度**

刘安有

炅必往謝官度徒洛翻**乃先詣力士與之談謔握手甚歡**謔迄郤翻**炅後至溫陽爲驚避力士呼曰吉七不須避**吉溫第七**謂炅曰此亦吾故人也召還與炅坐炅接之甚恭不敢以前事爲怨它日溫謁炅曰曩者溫不敢隳國家法自今請洗心事公炅遂與盡歡引爲法曹**考異曰唐麻云溫聯按大獄附邪以出入人命者凡十餘年性巧詆忍而不忌失意眉睫間必引而陷之其欲膠固之雖王公大人立可親也初蕭炅以贓下獄溫深竟其罪後爲萬年縣丞炅拜京兆尹溫見炅於高力士第乃與之相結爲膠漆之交引爲灋曹而薦於林甫溫之進也反以炅力舊傳云炅爲河南尹有事京臺差溫推詰堅執不捨及溫選炅已爲京兆尹一唱萬年尉即就其官人爲危之今參取二書用之**及林甫欲除不附已者求治獄吏炅薦溫於林甫林甫得**

之大喜溫常曰若遇知己南山白額虎不足縛也時又有杭州人羅希奭爲吏深刻林甫引之自御史臺主簿再遷殿中侍御史唐御史臺主簿從七品上掌印及受事發辰勾檢稽失兼知官廚及黃卷二人皆隨林甫所欲深淺鍛鍊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以鐵劫束物曰鉗鉗其廉翻秋七月壬午冊韋昭訓女爲壽王妃八月壬寅冊楊太眞爲貴妃考異曰統紀八月冊女道士楊氏爲貴妃本紀甲辰唐厤甲寅今據實錄壬寅贈太眞妃父玄珍等官甲辰甲寅皆在後恐冊妃在贈官前新本紀亦云八月壬寅立太眞爲貴妃今從之贈其父玄珍兵部尚書以其叔父玄珪爲光祿卿從兄銛爲殿中少監錡爲駙馬都尉從才用翻下之從同銛息廉翻錡渠綺翻又魚綺翻

王本隆

又音奇癸卯冊武惠妃女爲太華公主命錡尚之考異曰實錄舊傳皆以銛錡爲再從兄國忠爲從祖兄然則從祖亦再從也推恩之時何以及銛錡而不及國忠新傳謂之宗兄唐厤以銛爲玄珍之子借使非子比於國忠必應稍親今但謂之從兄舊傳云錡爲侍御史今從實錄及貴妃三姊皆賜第京師寵貴赫然楊釗貴妃之從祖兄也不學無行釗音昭行下孟翻爲宗黨所鄙從軍於蜀得新都尉考滿家貧不能自歸新政富民鮮于仲通常資給之新都縣漢屬廣漢郡梁置始康郡西魏廢郡隋開皇十八年改新都曰興樂尋廢縣唐初復置屬蜀郡武德四年分南部相如二縣置新城縣尋避隱太子名改曰新政時屬閬中郡楊玄珍卒於蜀卒子恤翻釗往來其家遂與其中女通中讀曰仲鮮于仲通名向以字行頗讀書有材智劒南節

度使章仇兼瓊引爲采訪支使節度巡官按顏眞卿所作仲通碑見存云爲采訪支使今從之唐采訪使有掌書記推官巡官衙推等宋朝於定制書記支使不得並置有出身者爲書記無出身者爲支使委以心腹嘗從容謂仲通曰今吾獨爲上所厚苟無內援必爲李林甫所危聞楊妃新得幸人未敢附之子能爲我至長安與其家相結吾無患矣仲通曰仲通本末遊上國恐敗公事今爲公更求得一人因言劍本末兼瓊引見與劍儀觀豐偉言辭敏給從千容翻爲于僞翻玩敗補邁翻觀古翻兼瓊大喜即辟爲推官往來浸親密乃使人獻春綾於京師將別謂曰有少物在郪少詩沼翻郪縣自漢以來屬蜀郡九

域志郪縣在成都府西四十五里師古曰郪音淒以具一日之糧子過可取之劍至郪兼瓊使親信大齎蜀貨精美者遺之遺于季翻可直萬緡劍大喜過望晝夜兼行至長安歷抵諸妹以蜀貨遺之曰此章仇公所贈也時中女新寡劍遂館於其室中分蜀貨以與之於是諸楊日夜譽兼瓊且言劍善槔蒲引之見上館古玩翻譽音余見賢遍翻得隨供奉官出入禁中唐制中書門下省官皆供奉官也外官得隨朝士入見者謂之仗內供奉官謂之內供奉又有朝士供奉禁中者改金吾兵曹參軍九月癸未以陝郡太守江淮租庸轉運使韋堅爲刑部尚書罷其諸使以御史中丞楊慎矜代之陝失

冊翻使疏吏翻 考異曰舊食貨志三載以楊釗爲水陸運使誤也今從實録堅妻姜氏皎之女林甫之舅子也故林甫昵之昵尼質翻及堅以通漕有寵於上遂有入相之志相息亮翻又與李適之善林甫由是惡之惡烏路翻故遷以美官實奪之權也安禄山欲以邊功市寵數侵掠奚契丹奚契丹各殺公主以叛數所角翻下欲數數徵同所殺者蓋即靜樂宜芳也禄山討破之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與吐蕃戰于石堡城爲虜所敗副將褚詢戰死敗補邁翻詢直廉翻考異曰新傳作諸葛詢今從實録冬十月甲午安禄山奏臣討契丹至北平郡北平郡平州夢先朝名將李靖李勣從臣求食朝直遥翻將即亮翻下同遂命立廟又奏薦夢之曰廟梁產芝通鑑不語怪而書安禄山飛鳥食蝗廟梁產芝之事以著禄山之欺罔明皇之昏蔽丁酉上幸驪山温泉上以户部郎中王鉷爲户口色役使敕賜百姓復除鉷户公翻使疏吏翻復方目翻鉷奏徵其輸運之費廣張錢數又使市本郡輕貨百姓所輸乃甚於不復除舊制戍邊者免其租庸六歲而更更工衡翻時邊將恥敗士卒死者皆不申牒貫籍不除貫籍本貫之籍也王鉷志在聚斂斂力瞻翻以有籍無人者皆爲避課按籍戍邊六歲之外悉徵其租庸有併徵三十年者民無所訴上在位久用度日侈後宫賞賜無節不欲數於左右藏取之唐有左藏右藏祖浪翻鉷探知上指

歲貢額外錢百億萬貯於內庫以供宮中宴賜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無預經費貯丁呂翻調徒弔翻上以鉷爲能富國益厚遇之鉷務爲割剝以求媚中外嗟怨丙子以鉷爲御史中丞京畿采訪使楊釗侍宴禁中專掌樗蒲文簿鉤校精密上賞其彊明曰好度支郎唐度支郎掌判天下租賦多少之數物產豐約之宜水陸道塗之利每歲計其所出而度其所用轉運徵斂送納皆準程而節其遲速凡和糴和市皆量其貴賤均天下之貨以利於人凡金銀寶貨綾羅之屬皆折庸調以造凡天下舟車水陸載運皆具爲脚直輕重貴賤平易險澁而爲之制凡天下邊軍有支度使以計軍資糧仗之用每歲所費皆申度支會計以長行旨爲準度徒洛翻諸楊數徵此言於上徵讀曰證又以屬王鉷鉷因奏充判官屬之欲翻十二月戊

付有升

戌上還宮還自溫泉宮還從宣翻又音如字五載春正月乙丑以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兼河西節度使李適之性踈率李林甫嘗謂適之曰華山有金礦華戶化翻西山記曰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礦古猛翻采之可以富國主上未之知也它日適之因奏事言之上以問林甫對曰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帝製華嶽碑曰予小子之生也歲景戌月仲秋膺少皞之盛德協太華之本命故常寤寐靈嶽肸響神交林甫知此旨故以誤適之而陷之王于況翻鑿之非宜故不敢言上以林甫爲愛已薄適之慮事不熟謂曰自今奏事宜先與林甫議之無得輕脫適之由是束手矣適之既失恩韋

堅失權益相親密林甫愈惡之惡烏路翻初太子之立非
林甫意事見二百十卷開元二十六年林甫恐異日爲巳禍常有動
搖東宮之志而堅又太子之妃兄也皇甫惟明嘗爲
忠王友見二百十三卷開元十八年時破吐蕃入獻捷見林甫專
權意頗不平時因見上乘閒徵勸上去林甫吐從嗽入聲因
見賢遍翻間古莧翻去羌呂翻林甫知之使楊慎矜密伺其所爲伺相
吏翻會正月望夜太子出遊與堅相見堅又與惟明會
於景龍觀道士之室景龍公高士廉宅韋庶人敗後遂
龍元年併爲長寧公主宅在長安城中崇仁坊申
立爲觀仍以中宗年號爲名觀古玩翻慎矜發其
事以爲堅戚里不應與邊將狎暱林甫因奏堅與惟

付有高

明結謀欲共立太子堅惟明下獄將即亮翻暱尼質翻下遐嫁翻林
甫使慎矜與御史中丞王鉷京兆府法曹吉溫共鞫
之上慎矜傳與鉷推堅慎矜引身中立以候望鉷恨考異曰舊林甫傳云林甫潛令慎矜伺堅隙奏
之林甫亦撼焉二傳自相矛楯今從唐曆
其罪癸酉下制責堅以干進不已貶縉雲太守縉雲郡本括州永嘉郡元年更郡名
舊紀貶括蒼太守今從實録及舊傳考異曰惟明以離間君
臣間古莧翻貶播川太守播川郡播州仍別下制戒百官以
王忠嗣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兼知朔方河東節度事
忠嗣始在朔方河東每互市高估馬價諸胡聞之爭
賣馬於唐忠嗣皆買之由是胡馬少少詩沼翻唐兵益壯

及徙隴右河西復請分朔方河東馬九千匹以實之（復扶又翻）其軍亦壯忠嗣杖四節控制萬里天下勁兵重鎮皆在掌握與吐蕃戰於青海積石皆大捷又討吐谷渾於墨離軍虜其全部而歸（吐從暾入聲谷音浴）夏四月癸未立奚酋娑固爲昭信王契丹酋楷洛爲恭仁王（酋慈由翻娑素禾翻）己亥制自今四孟月皆擇吉日祀天地九宮　韋堅等既貶左相李適之懼自求散地（散悉但翻）庚寅以適之爲太子少保罷政事其子衛尉少卿霅嘗盛饌召客（霅文甲翻饌雛皖翻又雛戀翻）客畏李林甫竟日無一人敢往者　以門下侍郎崇玄館大學士陳希烈同

平章事（後魏置崇玄署掌僧尼道士女冠隋以崇玄署隸鴻臚唐置諸寺觀監隸鴻臚每寺觀有監一人貞觀中廢寺觀監上元二年置漆園監尋廢開元二十五年置崇玄學於玄元皇帝廟天寶元年兩京置博士助教各一員二載改崇玄學曰崇玄館博士曰學士助教曰直學士置大學士以宰相爲之領兩京玄元宮及道院）希烈宋州人以講老莊得進專用神仙符瑞取媚於上李林甫以希烈爲上所愛且柔佞易制（易以豉翻）故引以爲相凡政事一決於林甫希烈但給唯諾（唯于癸翻）故事宰相午後六刻乃出林甫奏今太平無事已時即還第軍國機務皆決於私家主書抱成案詣希烈書名而已　五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乙亥以劒南節度使章仇兼瓊爲戶部尚書諸楊引之也

秋七月丙辰敕流貶人多在道逗留自今左降官
日馳十驛以上上時掌翻是後流貶者多不全矣　楊貴
妃方有寵每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織繡之工專
供貴妃院者七百人中外爭獻器服珍玩嶺南經略
使張九章廣陵長史王翼廣陵郡揚州長知兩翻以所獻精美
九章加三品翼入爲戶部侍郎天下從風而靡民間
歌之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凡人作室自外
至者見其門楣宏敞則爲壯觀言楊家因生女而宗
門崇顯也或曰門以楣而撐拄言生女能撐拄門戶
也妃欲得生荔支歲命嶺南馳驛致之自蘇軾諸人皆云此時荔
支自涪州致之非嶺南也比至長安色味不變白居易曰荔支生
巴峽間樹形團團如帷蓋葉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朵如浦
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瓤肉瑩白如冰雪
漿液甘酸如醴醐大略如彼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
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
至是妃以妒悍不遜上怒命送歸兄銛之第悍戶罕翻又戶
旰翻是日上不懌比日中猶未食左右動不稱旨橫被
棰撻比必利翻及也稱尺證翻棰止蘂翻橫戶孟翻高力士欲嘗上意請悉
載院中儲偫送貴妃凡百餘車上自分御膳以賜之
偫直里翻及夜力士伏奏請迎貴妃歸院遂開禁門而入
唐六典城門郎掌京城宮城皇城宮殿諸門開闔之節承
天門擊曉鼓聽擊鍾後一刻鼓聲絕皇城門開第一
鼕鼕鼓聲絕宮城門及左右延明門乾化門開第二
鼕鼕鼓聲絕宮殿門開夜第一鼕鼕鼓聲絕宮殿門
閉第二鼕鼕鼓聲絕宮城門及左右延明門皇城門
閉其京城門開閉與皇城門同刻承天門擊鼓皆聽

漏刻契契至乃擊待漏刻所牌到鼓聲乃絕凡皇城閶門之鑰先酉而出後戌而入開門之鑰後丑而出夜盡而入京城閶門之鑰後申而出先子而入開門之鑰後子而出先卯而入若非其時而有命啓閉則詣閤覆奏奉旨合符而開夜開受勑人具録須開之門宣送中書門下俟直里翻

自是恩遇愈隆後宮莫得進矣　將作少匠韋蘭兵部員外郎韋芝爲其兄堅訟冤少始照翻爲于僞翻且引太子爲言上益怒太子懼表請與妃離昏乞不以親廢法丙子冊貶堅江夏別駕江夏郡鄂州舊志鄂州京師東南二千三百四十六里雅翻蘭芝皆貶嶺南然上素知太子孝謹故譴怒不及李林甫因言堅與李適之等爲朋黨後數日堅長流臨封適之貶宜春太守太常少卿韋斌貶巴陵太守太常少卿韋斌貶巴陵

穆開陽

太守嗣薛王琄貶夷陵別駕睢陽太守裴寬貶安陸別駕河南尹李齊物貶竟陵太守臨封郡本封州廣信郡元年更郡名宜春郡袁州巴陵郡岳州夷陵郡峽州安陸郡安州竟陵郡本復州沔陽郡元年更郡名舊志封州至京師水陸四千五百一十里岳州二千二百三十七里峽州一千八百八十八里安州京師東南二千五十一里復州一千八百里斌音彬琄胡畎翻凡堅親黨坐流貶者數十人斌韋安石之子堅之甥也琄母亦令隨琄之官

韋安石事武后中睿三朝業上之弟也　冬十月戊戌上幸驪山溫泉十一月乙巳還宮　贊善大夫杜有鄰唐贊善大夫正五品上掌諷誦規諫太子　女爲太子良娣唐太子內官良娣正三品娣持計翻　良娣之妍爲左驍衛兵曹柳勣妻驍堅堯翻勣性狂踈好功名喜交

結豪俊好呼到翻喜許記翻淄川太守裴敦復薦於北海太守李邕北海郡青州邕與之定交勣至京師與著作郎王曾等爲友皆當時名士也勣與妻族不協欲陷之爲飛語告有鄰妄稱圖讖交構東宮指斥乘輿乘繩證翻林甫令京兆士曹吉温與御史鞫之士曹司士參軍事掌津梁舟車舍宅工藝乃勣首謀也温令勣連引曾等入臺十二月甲戌有鄰勣及曾等皆杖死積尸大理考異曰舊紀唐厤皆作辛未今從實録實録云勣與其黨並伏灋詔書則曰猶寬極刑俾從杖罪其王曾等各決重杖一百杜有鄰柳勣念以微親特寬殊死決一頓貶嶺南新興尉吉温傳則云勣等杖死積尸於大理寺蓋詔雖與杖其實皆死杖下也妻子流遠方中外震慄嗣虢王巨貶義陽司馬義陽郡申州舊志申州至京師一千七百九十六里巨邕之子也高祖之子虢王鳳鳳嫡孫曰嗣虢王邕別遣監察御史羅希奭往按李邕監古銜翻太子亦出良娣爲庶人乙亥鄴郡太守王琚坐贓貶江華司馬鄴郡本相州魏郡元年更名江華郡道州琚性豪侈與李邕皆自謂耆舊久在外意怏怏李林甫惡其負材使氣故因事除之王琚事上於東宮贊決誅太平公主惡烏路翻

六載春正月辛巳李邕裴敦復皆杖死邕才藝出衆盧藏用常語之曰君如干將莫邪語牛倨翻干將莫邪吳王所鑄寶劒難與爭鋒然終虞缺折耳折而設翻邕不能用林甫又奏分遣御史即貶所賜皇甫惟明韋堅兄弟等死羅希

奭自青州如嶺南所過殺遷謫者希奭既殺李邕於青州遂如嶺南也郡縣惶駭排馬牒至宜春御史所過沿路郡縣給驛馬故未至先有排馬牒李適之憂懼仰藥自殺至江華王琚仰藥不死聞希奭已至即自縊希奭又迂路過安陸欲怖殺裴寬怖普布翻寬向希奭叩頭祈生希奭不宿而過乃得免李適之子霅迎父喪至東京李林甫令人誣告霅杖死於河南府給事中房琯坐與適之善貶宜春太守琯融之子也房融見二百七卷武后長安四年林甫恨韋堅不已遣使於循河及江淮州縣求堅罪使疏吏翻收繫綱典船夫溢於牢獄十船爲一綱以吏爲綱典船夫輓船及駕船之夫也徵剝逋負延及鄰伍

付有高

皆裸露死於公府裸郎果翻至林甫薨乃止　丁亥上享太廟戊子合祭天地於南郊赦天下制免百姓今載田租又令削絞斬條上慕好生之名故令應絞斬者皆重杖流嶺南其實有司率杖殺之又令天下爲嫁母服三載載子亥翻好呼到翻爲于僞翻下即爲同上欲廣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李林甫恐草野之士對策斥言其姦惡建言舉人多卑賤愚聵聵五怪翻恐有俚言汚濁聖聽乃令郡縣長官精加試練灼然超絕者具名送省委尚書覆試御史中丞監之監右銜翻取名實相副者聞奏既而至者皆試以詩賦論遂無一人及第

者林甫乃上表賀野無遺賢　戊寅以范陽平盧節度使安祿山兼御史大夫祿山體充肥腹垂過膝嘗自稱腹重三百斤外若癡直內實狡黠常令其將劉駱谷留京師詗朝廷指趣動靜皆報之（黠下八翻詗翾正翻有所候伺也）或應有牋表者駱谷即爲代作通之歲獻俘虜雜畜奇禽異獸珍玩之物（畜許救翻）不絕於路郡縣疲於遞運祿山在上前應對敏給雜以詼諧上嘗戲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爾對曰更無餘物正有赤心耳上悅又嘗命見太子祿山不拜左右趣之拜（趣讀曰促）祿山拱立曰臣胡人不習朝儀不知太子者

付有升

何官（朝直遙翻）上曰此儲君也朕千秋萬歲後代朕君汝者也祿山曰臣愚鄉者惟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儲君不得已然後拜上以爲信然益愛之上嘗宴勤政樓百官列坐樓下獨爲祿山於御座東間設金雞障（障坐障也畫金雞爲飾爲于僞翻）置榻使坐其前仍命卷簾以示榮寵（卷讀曰捲）命楊銛楊錡貴妃三姊皆與祿山叙兄弟祿山得出入禁中因請爲貴妃兒上與貴妃共坐祿山先拜貴妃上問何故對曰胡人先母而後父上悅　李林甫以王忠嗣功名日盛恐其入相（相息亮翻）忌之安祿山潛蓄異志託以禦寇築雄武城（薊州廣漢川有雄武

軍大貯兵器（貯丁呂翻）請忠嗣助役因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而往不見祿山而還數上言祿山必反林甫益惡之（爲王忠嗣得罪張本先悉薦翻數所角翻上時掌翻惡烏路翻）夏四月忠嗣固辭兼河東朔方節度許之　冬十月己酉上幸驪山溫泉（考異曰舊紀唐厤皆作戊申今從之）改溫泉宮曰華清宮　河西隴右節度使王忠嗣以部將哥舒翰爲大斗軍副使李光弼爲河西兵馬使充赤水軍使（兵馬使節鎮衙前軍職也總兵權任甚重至德以後都知兵馬使率爲藩鎮儲帥將即亮翻使疏吏翻）翰父祖本突騎施別部酋長（西突厥五弩失畢有哥舒闕俟斤騎奇寄翻酋慈由翻長知兩翻）光弼契丹王楷洛之子也（開元初李楷洛封爲契丹王）皆以勇略爲

忠嗣所重忠嗣使翰擊吐蕃有同列爲之副倨慢不爲用翰撾殺之軍中股慄（撾則瓜翻）累功至隴右節度副使每歲積石軍麥熟吐蕃輒來穫之（穫戶郭翻）無能禦者邊人謂之吐蕃麥莊翰先伏兵於其側虜至斷其後夾擊之（斷音短）無一人得返者自是不敢復來（復扶又翻）上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石堡城陷見上卷開元二十九年）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今頓兵其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且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上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自請將兵取石堡城（請將即亮翻）上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

已奉詔而不盡副延光所欲延光怨之李光弼言於忠嗣曰大夫以愛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唐中世以前率呼將帥爲大夫白居易詩所謂武官衲大夫是也雖迫於制書實奪其謀也何以知之今以數萬衆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爲之盡力乎爲于僞翻然此天子意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軍府充牣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爲之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以金吾羽林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黔中一道皆溪峒蠻徭雜居貶謫而不過嶺者處之上佐長史司馬也黔音琴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李光弼子誠愛我矣然吾志決矣子勿復言光弼曰鄉者恐爲大夫之累復扶又翻累力瑞翻故不敢不言今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遂趨出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沮撓軍計沮在呂翻撓女教翻上怒李林甫因使濟陽別駕魏林告忠嗣嘗自言我幼養宮中與忠王相愛狎武德四年分東平之濟北郡也天寶元年改曰濟陽郡忠嗣年九歲父海賓戰死於渭源長城堡帝養忠嗣宮中太子時爲忠王與之遊處魏林先爲朔州刺史忠嗣節度河東朔州其巡屬也故使林譖之以示言有所自來濟子禮翻欲擁兵以尊奉太子敕徵忠嗣入朝朝直遥翻委三司鞫之上聞哥舒翰名召見華清宮見賢遍翻與語悅之十

一月辛卯以翰判西平太守兗隴右節度使以朔方節度使安思順判武威郡事兗河西節度使（西平郡武威郡涼州）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楊慎矜爲上所厚李林甫浸忌之慎矜與王鉷父晉中表兄弟也少與鉷狎（少詩照翻）鉷之入臺頗因慎矜推引及鉷遷中丞慎矜與語猶名之鉷自恃與林甫善意稍不平慎矜奪鉷職田（俱爲中丞因併鉷職田奪而有之）鉷母本賤慎矜掌以語人（語牛倨翻）鉷深銜之慎矜猶以故意待之嘗與之私語讖書（讖楚譖翻）慎矜與術士史敬忠善敬忠言天下將亂勸慎矜於臨汝山中買莊爲避亂之所（臨汝郡本伊州襄城郡貞觀八年更張修年

伊州曰汝州天寶元年更郡名爲臨汝郡）會慎矜父墓田中草木皆流血慎矜惡之（惡烏路翻）以問敬忠敬忠請禳之（禳如羊翻）設道場於後園慎矜退朝輒躬貫桎梏坐其中（朝直遥翻躬郎果翻）旬日血止慎矜德之慎矜有侍婢明珠色美敬忠屢目之慎矜即以遺敬忠敬忠車載過貴妃姊柳氏樓下姊邀敬忠上樓求車中美人敬忠不敢拒明日姊入宮以明珠自隨上見而異之問所從來明珠具以實對上以慎矜與術士爲妖法惡之含怒未發楊劍以告鉷鉷心喜因侮慢慎矜慎矜怒林甫知鉷與慎矜有隙密誘使圖之（遺于季翻上時掌翻惡烏路翻誘音酉考異曰明皇雜録曰慎矜父墓封域

之內草木流血慎矜大懼問術者史敬思敬思曰禳之可以免於慎矜後園大陳瀆事令貫桎梏坐於叢林間以厭之唐厤云敬思本胡人出家還俗涉獵書傳陰陽亥象慎矜與之善每言天下將亂居於臨汝山中亦勸慎矜於臨汝買得山莊良田數十頃嘗於慎矜第夜坐談宴怒婢春草將杖殺之敬思曰七郎何須虛殺却十頭壯牛慎矜曰何謂也敬思曰賣却買牛每年耕田十頃慎矜雅厚敬思曰任公收取明旦至市賣與太真柳氏姊得錢百二十千文買牛以歸柳氏數將春草來往宮中亥宗見其狀皃壯大應對分明數目之謂柳曰幾錢買得此婢以實對遂留之亥宗曾晝寢問春草曰汝本何人何以得至柳家春草曰本楊慎矜婢賣與柳家亥宗曰慎矜豈少錢而賣你春草曰不是要錢本將殺某敬思救得不殺所以賣之亥宗素聞敬思名因詰問春草以實對曰每夜坐中庭或說天文遥指宿曜某亦盡知其言亥宗怒變色良久後王鉷因奏事言引慎矜亥宗悖然曰慎矜與卿有親更不須相往來鉷初內怨慎矜凌已常忍隱不泄至是覺上意異楊釗先知之以告鉷鉷心喜數悖慢以侵之慎矜尤怒明皇雜錄又曰慎

王宏有

矜之婢有美者字明珠敬思數目之慎矜即以遺之兼以囊橐甚厚以車送之敬思乘馬隨之路經貴妃妹入姨樓下方登樓張樂姨素與敬思相識固邀敬思登樓乃曰車中美人請以見遺敬思不敢拒姨明日入宮婢從上見而異之問所從來明珠曰本楊慎矜家人也近贈史敬思上曰敬思何人而慎矜輒贈以婢明珠乃具言厭勝之事上大怒曰彼爲妖乎遂告林甫林甫素忌慎矜才恐其作相以告中丞吉溫溫憸害亦有憾於慎矜因構成其事今參取書之鉷乃遣人以飛語告慎矜隋煬帝孫慎矜隋煬帝之亥孫與凶人往來家有讖書謀復祖業上大怒收慎矜繫獄命刑部大理與侍御史楊釗殿中侍御史盧鈞同鞫之太府少卿張瑄慎矜所薦也盧鈞誣瑄嘗與慎矜論讖栲掠百端瑄不肯荅辯瑄音宣掠音亮辯者鞫問之辭今人謂之問頭乃以木綴其足使人引其枷柄

李伯太

向前挽之身加長數尺瞢細欲絕眼鼻出血瑄竟不荅又使吉溫捕史敬忠於汝州敬忠與溫父素善溫之幼也敬忠常抱撫之及捕獲溫不與交言鎖其頸以布蒙首驅之馬前至戲水（戲水在新豐東戲許宜翻）溫使吏誘之曰楊慎矜已款服惟須子一辯若解人意則生（解戶買翻）不然必死前至溫湯則求首不獲矣（溫湯即謂會昌時置會昌縣於溫泉宮下首式救翻謂自首其事或曰首如字）敬忠顧謂溫曰七郎求一紙溫陽不應去溫湯十餘里敬忠祈請哀切乃於桑下令荅三紙辯皆如溫意溫徐謂曰丈人且勿恠因起拜之至會昌（天寶元年改驪山曰會昌山三載以新豐縣去華清宮遠分新豐萬年置會昌縣是年改溫泉曰華清宮治湯井爲池環山列宮室又築羅城置百司及十宅）始鞫慎矜以敬忠爲證慎矜皆引服惟搜讖書不獲林甫危之使盧鈁入長安搜慎矜家鈁袖讖書入闇中詬而出曰（詬古候翻）逆賊深藏祕記至會昌以示慎矜慎矜歎曰吾不蓄讖書此何從在吾家哉吾應死而已丁酉賜慎矜及兄少府少監慎餘洛陽令慎名自盡敬忠杖百妻子皆流嶺南瑄杖六十流臨封死於會昌嗣虢王巨雖不預謀坐與敬忠相識解官南賓安置（南賓郡忠州本巴郡之臨江縣隋義寧二年置臨州貞觀八年改忠州天寶元年改爲郡舊志忠州京師南二千一百二十二里）自餘連坐者數十人慎名聞敕神色不變爲書別

姊慎餘合掌指天而縊　三司按王忠嗣上曰吾兒居深宮安得與外人通謀此必妄也林甫考異曰新傳李有謀上云云按林甫雖志欲害太子亦未肯自言之今不取但劾忠嗣沮撓軍功劾尸檛翻又尸得翻沮在呂翻撓奴巧翻又奴教翻哥舒翰之入朝也或勸多齎金帛以救忠嗣翰曰若直道尚存王公必不宽死如其將喪喪息浪翻多賂何爲遂單囊而行三司奏忠嗣罪當死翰始遇知於上力陳忠嗣之宽且請以已官爵贖忠嗣罪上起入禁中翰叩頭隨之言與淚俱上感寤已亥貶忠嗣漢陽太守漢陽郡汚州李林甫屢起大獄別置推事院於長安以楊釗有掖庭之親掖音亦湯太水出入禁闥所言多聽乃引以爲援擢爲御史事有微涉東宮者皆指摘使之奏劾付羅希奭吉温鞫之釗因得逞其私志所擠陷誅吏者數百家皆釗發之摘他歷翻擠子西翻又子細翻幸太子仁孝謹靜張垍高力士常保護於上前故林甫終不能閒也閒古莧翻雜録云上與李林甫議立太子意屬忠王林甫從容言於上曰古者建立儲君考異曰明皇必推賢德苟非有大勳於社稷則惟元子上默然曰朕長子琮往年因獵殺中所傷面目尤甚林甫曰破面不猶愈於破國乎陛下其圖之上微感其言徐思之林甫亦素知其有疾意欲動搖肅宗而託附武惠妃因以壽王瑁爲請竟見以肅宗孝友聰明中外所屬故姦邪之計莫得行焉林甫數危太子未得大用林甫之言則琮爲太子矣安能及瑁新書林甫傳云林甫數危太子未得志一日從容曰古者立儲君非有大勳於宗稷則莫若元子帝久之曰慶王猶爲

豽傷面甚荅曰破面不愈於破國乎帝頗惑曰朕徐思之此則情理似近然新書此事必出於雜録若太子已立則不當云止與林甫議立太子意屬忠王也今雜録本於所傷字上脫爲豽兩字別本必有之按說文豽獸名無前足此非常有之物或者豹字誤爲豽字耳事既可疑今不取

十二月壬戌發馮翊華陰民夫築會昌城置百司華陰郡華州馮翊郡同州華戶化翻王公各置第舍土畝直千金癸亥上還宮　丙寅命百官閱天下歲貢物於尚書省既而悉以車載賜李林甫家上或時不視朝朝直遥翻百司悉集林甫第門臺省爲空陳希烈雖坐府無一人入謁者林甫子岫爲將作監唐初曰將作大匠龍朔改曰繕工監光宅改曰營繕監神龍復曰將作監頗以滿盈爲懼嘗從林甫遊後園指役夫言於林甫曰

楊直鈞

大人久處鈞軸怨仇滿天下一朝禍至欲爲此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先是宰相皆以德度自處不事威勢騶從不過數人士民或不之避林甫自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爲左右翼金吾靜街前驅在數百步外公卿走避居則重關複壁處昌呂翻樂音洛先悉薦翻騶則尤翻從才用翻騎奇寄翻下同重直龍翻以石甃地甃則又翻牆中置板如防大敵一夕屢徙牀雖家人莫知其處宰相騶從之盛自林甫始　初將軍高仙芝本高麗人麗力知翻從軍安西仙芝驍勇善騎射驍堅堯翻節度使夫蒙靈詧屢薦至安西副都護都知兵馬使充四鎮

節度副使吐蕃以女妻小勃律王小勃律去長安九千里而贏距吐蕃贊普牙三千里妻七細翻及其旁二十餘國皆附吐蕃貢獻不入前後節度使討之皆不能克制以仙芝爲行營節度使將萬騎討之將即亮翻自安西行百餘日乃至特勒滿川分軍爲三道特勒滿川即五識匿國所居三道一由北谷道一由赤佛道仙芝自由護密道自護密勒城南至小勃律國都五百里期以七月十三日會吐蕃連雲堡下連雲堡南依山北據娑勒川以爲固有兵近萬人近其靳翻不意唐兵猝至大驚依山拒戰礮櫑如雨仙芝以郎將高陵李嗣業爲陌刀將礮匹貌翻櫑盧對翻礮即砲石杜佑曰櫑木長五尺徑一尺小至六七寸唐六典武庫令掌兵器辨其名數以備國用刀之制有四曰儀刀曰障刀曰橫刀曰陌刀儀刀蓋古斑劍之類

邵寿勒

宋晉以來謂之御刀後魏曰長刀皆施龍鳳環至隋謂之儀刀裝飾以金銀羽儀所執鄣刀蓋用以鄣身以禦敵橫刀佩刀也兵士所佩名亦起於隋陌刀長刀也步兵所持蓋古之斬馬劍令之曰不及日中決須破虜嗣業執一旗引陌刀緣險先登力戰自辰至巳大破之考異曰舊嗣業傳云天寶七載今從實錄及封常清傳斬首五千級捕虜千餘人餘皆逃潰中使邊令誠以入虜境已深懼不敢進邊令誠時爲監軍使疏吏翻仙芝乃使令誠以羸弱三千守其城羸倫爲翻復進三日至坦駒嶺下峻阪四十餘里復扶又翻前有阿弩越城仙芝恐士卒憚險不肯下先令人胡服詐爲阿弩越城守者迎降降戶江翻云阿弩越赤心歸唐娑夷水藤橋已斫斷矣娑夷水

即弱水也小勃律王居孽多城臨娑夷水娑素禾翻其水不能勝草芥勝音升藤橋者通吐蕃之路也仙芝陽喜士卒乃下又三日阿弩越城迎者果至明日仙芝入阿弩越城遣將軍席元慶將千騎前行謂曰小勃律聞大軍至其君臣百姓必走山谷走音奏第呼出取繒帛稱敕賜之繒慈陵翻大臣至盡縛之以待我元慶如其言悉縛諸大臣王及吐蕃公主逃入石窟取不可得仙芝至斬其附吐蕃者大臣數人藤橋去城猶六十里仙芝急遣元慶往斫之甫畢吐蕃兵大至已無及矣藤橋闊盡一矢力修之朞年乃成八月仙芝虜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而還九月至連雲堡與邊令誠俱月末至播密川遣使奏狀奏捷狀於京師使疏吏翻至河西此河西白馬河西也自安西西出柘厥關度白馬河夫蒙靈詧怒仙芝不先言已而遽發奏一不迎勞一猶言一切也勞力到翻罵仙芝曰噉狗糞高麗奴噉徒濫翻又徒覽翻汝官皆因誰得而不待我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擅奏捷書高麗奴汝罪當斬但以汝新有功不忍耳仙芝但謝罪邊令誠奏仙芝深入萬里立奇功今旦夕憂死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六

五月二十一日校改十字增五字刪四字再校改六字增一字刪二字

甘長才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 胡 三省 音註

唐紀三十二 起彊圉大淵獻十一月盡昭陽大荒落凡六年有奇始丁丑十二月終癸巳凡六年零一月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下之上

天寶六載 載子亥翻 十二月己巳上以仙芝爲安西四鎮節度使徵靈詧入朝 使疏吏翻朝直遥翻 靈詧大懼仙芝見靈

詧趨走如故靈詧益懼副都護京兆程千里押牙畢思琛及行官王滔等押牙者盡管節度使牙內之事行官主將命往來京師及鄰道及巡內郡縣琛丑林翻皆平日構仙芝於靈詧者也仙芝面責千里思琛曰公面如男子心如婦人何也又捽滔等欲笞之捽才沒翻笞丑之翻既而皆釋之謂曰吾素所恨於汝者欲不言恐汝懷憂今既言之則無事矣軍中乃安初仙芝爲都知兵馬使猗氏人封常清少孤貧細瘦顙目少詩照翻顙盧對翻一足偏短求爲仙芝傔不納常清日候仙芝出入不離其門凡數十日傔苦念翻離力智翻下離席同仙芝不得已留之會達奚部叛夫蒙靈詧使仙芝追之

馬大有

斬獲略盡常清私作捷書以示仙芝皆仙芝心所欲言者由是一府奇之仙芝爲節度使即署常清判官仙芝出征常爲留後唐諸使之屬判官位次副使盡總府事又節度使或出征或入朝或死而未有代皆有知留後事其後遂以節度留後爲稱至我朝遂以留後爲承宣使資序未應建節者爲之仙芝乳母子鄭德詮爲郎將將即亮翻仙芝遇之如兄弟使典家事威行軍中常清嘗出德詮自後走馬突之而過常清至使院使院留後治事之所節度使便坐治事亦或就使院使疏吏翻使召德詮每過一門輒闔之既至常清離席謂曰常清本出寒微郎將所知今日中丞命爲留後離力智翻中丞謂高仙芝唐邊鎮諸帥或帶御史中丞大夫時隨其所帶官稱之郎將何得於衆

中相陵突因叱之曰郎將須臾死以肅軍政（臾與暫同）遂杖之六十面仆地曳出仙芝妻及乳母於門外號哭救之不及因以狀白仙芝仙芝覽之驚曰已死邪及見常清遂不復言（號户高翻復扶又翻）常清亦不之謝軍中畏之惕息（史言封常清能治軍政亦緣高仙芝不以私親撓法惕他歷翻）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遥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爲宰相（如李靖李勣劉仁軌婁師德之類是也開元以來薛訥郭元振張嘉貞王晙張說杜暹蕭嵩李適之等亦皆自邊帥入相帥所類翻）其四夷之將雖才略如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爲使以制之（社爾討高昌虜君集爲元帥何力討高麗李勣爲元帥將即亮翻契苾欺訖翻苾

毗必翻　使疏吏翻

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王晙郭知運張守珪之類是也）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始遥領矣（諸王事見二百五年蕭嵩事見二百十七年牛仙客事見二百十四卷開元二十四年）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蓋嘉運事見二百十四卷開元二十八年王忠嗣事見上卷五載蓋古合翻）

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爲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畯胡人（寒謂單賤畯嘗有事農耕者也畯音俊）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爲朝廷盡死（爲于僞翻）上悦其言始用安禄山至是諸道節度盡用胡人（安禄山安思順哥舒翰高仙芝皆胡人也）精兵戚

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卒子恤翻

七載夏四月辛丑左監門大將軍知內侍省事高力士加驃騎大將軍知內侍省事自此始唐制勳階二十九驃騎大將軍爲之首從一品監古銜翻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力士承恩歲久中外畏之太子亦呼之爲兄諸王公呼之爲翁駙馬輩直謂之爺爺以遮翻俗呼父爲爺自李林甫安祿山輩皆因之以取將相其家富厚不貲將即亮翻相悉亮翻貲即移翻不貲言不可筭計也於西京作寶壽寺寺鐘成力士作齋以慶之舉朝畢集宋璟若在必不預斯集矣朝直遙翻擊鐘一杵施錢百緡施式豉翻有求媚者至二十杵少

杭文林

者不減十杵然性和謹少過善觀時俯仰不敢驕橫故天子終親任之士大夫亦不疾惡也少始紹翻橫戶孟翻惡烏路翻

五月壬午羣臣上尊號曰開元天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上時掌翻赦天下免百姓來載租庸擇後魏子孫一人爲三恪三恪二王後注已見前杜佑曰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恪敬也義取王之所敬故曰三恪天寶十三載公卿議曰三恪二王之議有三說焉一曰二王之前更立三代之後爲三恪此據樂記武王克商未及下車封黃帝堯舜之後下車封夏殷之後而言一曰二王之前但存一代通二王爲三恪此據左傳但封胡公以備三恪明王者所敬先王有二更封一代以備三恪三云二王之後爲一恪妻之父母爲二恪夷狄之君爲三恪此據王有不臣者三而言之梁崔靈恩云三說以初爲長按二王三恪經無正文靈恩據禮記遂以爲通存五代竊恐未安記云尊賢不過二代第三代

者雖遠難師法豈得不録其後故亦存之示敬其道而已因謂之三恪故左傳云封胡公以備三恪足知其無五代也況歷代至今皆以三代爲三恪焉以此攷之蓋以後魏子孫與周隋子孫爲三恪也明年尋罷魏後注

又見後 六月庚子賜安禄山鐵券 度支郎中兼侍御史楊釗善窺上意所愛惡而迎之以聚斂驟遷歲中領十五餘使 釗音昭斂力贍翻惡烏路翻使度支郎領十五餘使至宰相凡領四十餘使新舊唐史皆不詳載其職案其拜相制前銜云御史大夫判度支權知太府卿事兼蜀郡長史劒南節度支度營田等副大使本道兼山南西道采訪處置使兩京太府出納監倉祠祭木炭宮市長春九成宮等使關內道及京畿采訪處置使拜右相兼吏部尚書集賢殿崇文館學士修國史太清紫微宮使自餘所領又有管當租庸鑄錢等使以是觀之斂可見矣 甲辰遷給事中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事 度徒洛翻 恩幸日隆

蘇冕論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政有恒而易守 恒戶登翻易以豉翻事歸本而難失經遠之理捨此奚據洎姦臣廣言利以邀恩多立使以示寵 洎其冀翻使疏吏翻刻下民以厚斂張虛數以獻狀上心蕩而益奢人望怨而成禍使天子有司守其位而無其事受厚禄而虛其用宇文融首唱其端楊慎矜王鉷繼遵其軌 鉷戶公翻楊國忠終成其亂仲尼云盜有盜臣而無聚斂之臣 記大學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誠哉是言前車既覆後轍未改求達化本不亦難乎

十一月癸未以貴妃姊適崔氏者爲韓國夫人適裴

冬十月庚戌上幸華清宮

氏者爲虢國夫人適柳氏者爲秦國夫人三人皆有才色上呼之爲姨出入宮掖並承恩澤勢傾天下每命婦入見姊蔣兕翻掖音亦命婦外命婦也見賢遍翻玉眞公主等皆讓不敢就位玉眞公主睿宗之女三姊與銛錡五家凡有請託府縣承迎峻於制敕四方賂遺銛丑廉翻錡魚倚翻遺于季翻下獻遺同輻湊其門惟恐居後朝夕如市十宅諸王及百孫院昏嫁十王宅百孫院見二百十三卷開元十五年皆以錢千緡賂韓虢使請無不如志上所賜與及四方獻遺五家如一競開第舍極其壯麗一堂之費動踰千萬既成見它人有勝已者輒毀而改爲虢國尤爲豪蕩一旦帥工徒突入

付有升

韋嗣立宅即撤去舊屋緡彌賓翻帥讀曰率去羌呂翻自爲新第但授韋氏以隙地十畝而已中堂既成召工圬墁圬音烏墁謨官翻約錢二百萬復求賞技復扶又翻技巨綺翻虢國以絳羅五百段賞之嗤而不顧曰請取螻蟻蜥蜴嗤丑之翻蜥先擊翻蜴羊益翻師古曰爾雅云蠑螈蜥蜴蝘蜓守宮是則一類耳楊雄方言云在澤中者謂之蜥蜴記其數置堂中苟失一物不敢受直　十二月戊戌或言亥元皇帝降於朝元閣上於華清宮中起老君殿殿之北爲朝元閣以或言老君降于此改曰降聖閣制改會昌縣曰昭應廢新豐入昭應辛酉上還宮自温泉宮還從宣翻又音如字。哥舒翰築神威軍於青海上吐蕃至翰擊破之又築城於青海中龍駒島吐從暾入聲青

海周八九百里中有山須氷合遊牝馬其上明年生駒號龍種故謂之龍駒島謂之應龍城吐蕃屏跡不敢近青海屏必郢翻近其靳翻是歲雲南王歸義卒子閤羅鳳嗣以其子鳳迦異爲陽瓜州刺史卒子恤翻嗣祥吏翻南詔王父子相繼其子必以父號下一字冠於已所號之上歸義本號皮邏閤帝賜名歸義其子號閤羅鳳是以閤字冠其號之上也閤羅鳳之子號鳳迦異是以鳳字冠其號之上也其後至豐祐乃革其舊開元二十六年考異不取此說然二百四十三卷穆宗之長慶四年則又書豐祐不與父連名事

八載春二月戊申引百官觀左藏唐六典曰周禮有外府中士主泉藏之在外者掌邦布之入出以供百物而待邦用者也又有職幣上士中士主貨幣之入者也並今左藏之職至秦漢則分在司農少府後漢少府屬官有中藏府令丞掌中藏幣帛金銀貨物魏氏因之晉少府屬

付有高

官有左右藏令東晉御史九人各掌一曹有庫曹御史後復分庫曹置外左庫內左庫宋文帝省外左庫而內左庫直曰左庫齊梁陳有右藏庫而無左藏北齊太府寺統左右藏令丞後周有外府上士中士隋有左右藏署令丞唐左藏有東庫西庫朝堂庫又有東都庫余按雍錄太極宮中東左藏庫西左藏庫東庫在恭禮門之東西庫在安仁門之西大明宮中有左藏庫在麟德殿之左又有右藏署令掌邦國寶貨雜物而天下賦調之正數錢物則皆歸左藏也藏徂浪翻下帑藏同賜帛有差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萬計楊釗奏請所在糶變爲輕貨及徵丁租地稅皆變布帛輸京師屢奏帑藏充牣古今罕儔故上帥羣臣觀之釗音昭帥讀曰率賜釗紫衣金魚以賞之上以國用豐衍故視金帛如糞壤賞賜貴寵之家無有限極

三月朔方節度等使張齊

乏於中受降城西北五百餘里木剌山築橫塞軍以
振遠軍使鄭人郭子儀爲橫塞軍使橫塞軍本名可
通典橫塞軍初置在飛狐後移蔚州開元六年張嘉
貞移於古代郡大安城南以爲九姓之援天寶十二
年改爲天德軍參考諸書橫塞軍即橫野軍天寶元
年書河東節度統橫野軍開元六年所移者也此築
橫塞軍在可敦城者也振遠軍在單于府界鄭縣漢
屬京兆後魏置東雍州并華山縣西魏改華州隋開
皇初廢郡大業初廢州復置鄭縣屬京兆
唐屬華州使疏吏翻降戶江翻刺盧達翻 夏四月
咸寧太守趙奉璋咸寧郡本丹州丹陽郡
元年更郡名守式又翻 告李林甫
罪二十餘條狀未達林甫知之諷御史逮捕以爲妖
言杖殺之妖於喬翻 先是折衝府皆有木契銅魚朝廷
徵發下敕書契魚唐制銅魚符所以起軍旅王畿之
內左三右一王畿之外左五右一左者在外行用之日從第一爲首後事須用二次發
之周而復始木契之制若太子監國則王畿之內左
右各三王畿之外左右各五庶官鎮守則左右各十
唐六典符寶郎掌符節曰木契者所以重鎮守慎出
納車駕巡幸皇太子監國有兵馬受處分者爲木契并
行軍所及領軍五百人馬五百匹以上征討皆給木
契三公以下兩京留守及諸州有兵馬受處分亦給
木契曰銅魚符者所以起軍旅易守長兩京留守若
諸州諸軍折衝府諸處捉兵鎮守之所及宮摠監皆
給魚符程大昌演繁露曰唐世左魚之外又有敕牒
將之故兼名魚書先悉薦翻下�mathrm{遞}嫁翻 都督郡府參驗皆合然後遣之
自募置曠騎曠騎見二百一十二卷開元十三年曠音郭又音霍 府兵日益墮
壞墮讀曰隳 死及逃亡者有司不復點補復扶又翻 其六馱馬
牛器械糗糧耗散略盡馱徒何翻去九翻 府兵入宿衛者謂
之侍官言其爲天子侍衛也其後本衛多以假人役

使如奴隸長安人羞之至以相詬病記儒行曰今衆人以儒相詬病注云以儒相靳故相戲詬病猶恥辱也杜預云戲而相愧爲靳詬音遘又呼候翻其戍邊者又多爲邊將苦使利其死而沒其財將即亮翻下同由是應爲府兵者皆逃匿至是無兵可交五月癸酉李林甫奏停折衝府上下魚書是後府兵徒有官吏而已唐府兵之制十人爲火火有長火備六馱馬凡火具烏布幕鐵馬盂布槽鍤钁鑿碓筐斧鉗鋸皆一甲狀二鎌二五十人爲隊隊具火鑽一胷馬繩一首羈足絆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祿橫刀礪石大觿氈帽氈裝行縢皆一麥飯九斗米二斗皆自備其介冑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其番上宿衛者惟給弓矢橫刀而已今皆耗廢非其舊矣其折衝果毅又歷年不遷士大夫亦恥爲之其彍騎之法天寶以後稍亦變廢應募者皆

刘安良

市井負販無賴子弟孔穎達曰白虎通云因井爲市故曰市井應劭通俗文云市恃也養贍老小恃以不匱也俗說市井謂至市者於井上洗濯其物香潔及自嚴飾乃到市也謹案古者二十畝爲一井因爲市交易故稱市井然則本由井田之中交易爲市故國都之市亦因曰市井案禮制九夫爲井應劭二十畝爲井者劭依漢書食貨志一井八家家有私田百畝公田十畝餘二十畝以爲井竈廬舍故言二十畝耳因井爲市或如劭言未嘗習兵時承平日久議者多謂中國兵可銷於是民間挾兵器者有禁子弟爲武官父兄擯不齒猛將精兵皆聚於西北邊中國無武備矣

太白山人李渾等上言水經注曰武功縣有太一山古文以爲終南亦曰中南亦曰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二百里不知其高幾何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杜彥遠曰太白山南連武功山於諸山最爲秀傑冬夏積雪望之皓然隋志曰太一山在盩厔縣界新志曰太白山在郿縣

見神人言金星洞有玉板石記聖主福壽之符命御
史中丞王鉷入仙遊谷求而獲之上以符瑞相繼皆
祖宗休烈六月戊申上聖祖號曰大道玄元皇帝上
高祖謚曰神堯大聖皇帝太宗謚曰文武大聖皇帝
高宗謚曰天皇大聖皇帝中宗謚曰孝和大聖皇帝
睿宗謚曰玄真大聖皇帝竇太后以下皆加謚曰順
聖皇后　辛亥刑部尚書京兆尹蕭炅坐贓左遷汝
陰太守（汝陰郡潁州）上命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帥隴右
河西及突厥阿布思兵益以朔方河東兵凡六萬三
千攻吐蕃石堡城（厥九勿翻吐從暾入聲）其城三面險絶惟一

徑可上（上時掌翻）吐蕃但以數百人守之多貯糧食積檑
木及石（貯丁呂翻檑盧對翻）唐兵前後屢攻之不能克翰進攻
數日不拔召裨將高秀巖張守瑜欲斬之（高秀巖後爲安禄山
守大同蓋二人朔方河東將也）二人請三日期可克如期拔之獲吐
蕃鐵刃悉諾羅等四百人守之多貯糧食積檑果如王
忠嗣之言（王忠嗣言見上卷六載）頃之翰又遣兵於赤嶺西開
屯田以謫卒二千戍龍駒島冬氷合吐蕃大集戍者
盡没（深入虜境聲援不接兵法曰遺人獲也）
神武軍又於劒南西山索磨川置保塞都護府（置保塞都
護府以領羈柯吐蕃）　丙寅上謁太清宮（天寶二元年正月得靈符起於元皇帝廟於

西京大寧坊東京置於東宮積善坊臨淄舊邸天下諸郡各置夕元像於開元觀至二年三月十二日改在京夕元宮爲太清宮東京爲太極宮天下諸郡爲紫極宮丁卯羣臣上尊號曰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赦天下禘祫自今於太清宮聖祖前設位序正　秋七月冊突騎施移撥爲十姓可汗騎奇寄翻可從刋入聲汗音寒　八月乙亥護蜜王羅真檀入朝朝直遥翻請留宿衛許之拜左武衛將軍

冬十月乙丑上幸華清宮　十一月乙未吐火羅葉護失里怛伽羅遣使表稱葛師王親附吐蕃怛當割翻伽求加翻使疏吏翻揭丘竭翻人去謁翻困苦小勃律鎮軍阻其糧道臣思破凶徒望發安西兵以來歲正月至小勃律六月至大勃律葛師亦曰羯師胡種也與吐火羅鄰接大勃律或曰布露直吐蕃西其北即小勃律也上許之

九載春正月己亥上還宮　羣臣屢表請封西嶽許之　二月楊貴妃復忤旨送歸私第楊妃初忤旨見上卷五載復扶又翻忤五故翻　戶部郎中吉温因宦官言於上曰婦人識慮不遠違忤聖心陛下何愛宮中一席之地不使之就死豈忍辱之於外舍邪吉温此言欲以自結於楊妃耳邪音耶　上亦悔之遣中使賜以御膳妃對使者涕泣曰妾罪當死陛下幸不殺而歸之今當永離掖庭使疏吏翻下同離力智翻掖音亦　金玉珍玩皆陛下所賜不足爲獻惟髮者父母所與敢

以薦誠乃翦髮一繚而獻之（繚力照翻）上遽使高力士召還寵待益深（還從宣翻又音如字婦人女子最爲難養以忤旨而出之若弃咳唾可也既出而復召還則彼之怙寵悍悖將無所不至明皇其可再乎古之所謂英主如漢武之於鉤弋庶乎）時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上命宦官姚思藝爲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中書舍人竇華嘗退朝（使疏吏翻朝直遥翻）值公主進食列於中衢傳呼按轡出其間宮苑小兒數百奮梃於前（宮苑小兒宮苑使領之梃待鼎翻）華僅以身免　安西節度使高仙芝破朅師虜其王勃特沒（朅丘竭翻　考異曰實録去載十一月吐火羅葉護請使安西兵討朅師上許之不見出師今載三月庚子冊朅師國王勃特沒兄素迦爲王冊曰頃勃特沒於卿不孝於國不忠不言朅師爲誰所破按十載正月高仙芝擒朅師王來獻然則朅師爲仙芝所破也）三月庚子立勃特沒之兄素迦爲朅師王（迦音加）上命御史大夫王鉷鑿華山路設壇場於其上（鉷户公翻華户化翻）是春關中旱辛亥嶽祠災制罷封西嶽　夏四月己巳御史大夫宋渾坐贓巨萬流潮陽（潮陽郡本潮州義安郡元年更郡名）初吉温因李林甫得進（天寶四載吉温鞫兵部之獄自是得進）及兵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楊釗恩遇浸深温遂去林甫而附之爲釗畫代林甫執政之策（釗音昭爲于僞翻）蕭炅及渾皆林甫所厚也（炅火迥翻）求得其罪使釗奏而逐之以翦其心腹林甫不能救也　五月乙卯賜安禄山爵東平郡

王唐將帥封王自此始將帥所類翻即亮翻

廣文館於國子監以教諸生習進士者時廣文館置博士二員助教一員

八月丁巳以安祿山兼河北道采訪處置使

朔方節度使張齊丘給糧失宜軍士怒毆其判官毆烏口翻兵馬使郭子儀以身捍齊丘乃得免世皆知郭子儀得衆然後能捍免張齊丘而不知當此之時唐之軍政果安在也

癸亥齊丘左遷濟陰太守濟陰郡曹州濟子禮翻以河西節度使安思順權知朔方節度事

辛卯勑士崔昌上言勑昌呂翻上時掌翻國家宜承周漢以土代火周隋皆閏位不當以其子孫爲二王後事下公卿集議下遐嫁翻集賢殿學士衛包上言集議之在四星聚於尾天意昭然上乃命求殷周漢後爲三恪廢韓介鄫公韓元魏後介後周後鄫隋後鄫户家封戛殷二王之後以爲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鄭氏云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之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與諸侯無殊異不得比戛殷之後以昌爲左賛善大夫包爲虞部員外郎

冬十月庚申上幸華清宮

太白山人王玄翼上言見玄元皇帝寶仙洞有妙寶眞符考異曰舊志王鉷奏中遣鉷與張均王倕王濟王翼王嶽靈於洞中得玉石函上清護國經寶券紀籙等獻之今從實錄云之

命刑部尚書張均等往求得之時上尊道教慕長生故所在爭言符瑞羣臣表賀無虛月李林甫等皆請

捨宅爲觀觀古玩翻以祝聖壽上悅　安祿山屢誘奚契丹爲設會飲以莨菪酒本草曰莨菪子生海邊川谷今處處有之苗莖高二三尺許葉與地黃紅藍等而三指闊四月開花紫色苗夾莖有白毛五月結實有殼作罌子狀如小石榴房中子至細青白如米粒毒甚煑一二日而芽方生以釀酒其毒尤甚爲子僞翻下先爲同飲於鴆翻莨音浪菪音蕩醉而阬之動數千人函其酋長之首以獻前後數四至是請入朝上命有司先爲起第於昭應時王公皆私置第於昭應獨祿山以承恩命有司起第酋慈由翻長知兩翻朝直遥翻祿山至戲水戲許宜翻楊釗兄弟姊妹皆往迎之冠蓋蔽野上自幸望春宮以待之辛未祿山獻奚俘八千人上命考課之日書上上考前此聽祿山於上谷鑄錢五壚祿山乃獻錢樣千

丁光祥

緡緡彌頻翻楊釗張易之之甥也釗音昭考異曰鄭審天寶故事云楊國忠本張易之之子天授中張易之恩幸莫比每歸私第詔令居樓上仍去其梯母恐張氏絕嗣乃密令女奴蠙珠上樓遂有娠而生國忠其說曖昧無稽今不取奏乞昭雪易之兄弟易之兄弟誅見二百七卷中宗神龍元年庚辰制引易之兄弟迎中宗於房陵之功迎中宗非特二張倡其議也事見二百六卷武后聖厤元年復其官爵考異曰唐厤在七月二十五日今從實錄仍賜一子官釗以圖讖有金刀請更名讖楚譖翻更工衡翻上賜名國忠　十二月乙亥上還宮　關西遊弈使王難得擊吐蕃克五橋拔樹敦城以難得爲白水軍使使疏吏翻吐從暾入聲樹敦城以古犬戎王樹惇名城隋在吐谷渾界唐在吐蕃界　安西四鎮節度使高仙芝僞與石國約

和引兵襲之虜其王及部衆以歸悉殺其老弱仙芝性貪掠得瑟瑟十餘斛使疏吏翻張揖廣雅曰瑟瑟碧珠也黃金五六槖駞其餘口馬雜貨稱是皆入其家爲石國王子扇誘諸國以覆仙芝之師張本稱尺證翻楊國忠德鮮于仲通鮮于仲通資給國忠又推轂之事見上卷四載薦爲劒南節度使仲通性褊急失蠻夷心褊補典翻故事南詔常與妻子俱謁都督過雲南雲南太守張虔陀皆私之過古禾翻雲南郡姚州守式又翻又多所徵求南詔王閤羅鳳不應虔陀遣人詈辱之仍密奏其罪閤羅鳳忿怨是歲發兵反攻陷雲南殺虔陀取夷州三十二夷州謂西南夷附化羈縻之州也

十載春正月壬辰上朝獻太清宮癸巳朝享太廟載祖亥翻朝直遥翻下同甲子合祭天地於南郊赦天下免天下今載地稅上書壬辰癸巳下書子酉則甲子當作甲午丁酉命李林甫遥領朔方節度使以戶部侍郎李暐知留後事　庚子楊氏五宅夜遊楊銛錡及韓虢秦三夫人爲五宅與廣平公主從者爭西市門廣平新書作廣寧公主上女也從才用翻楊氏奴揮鞭及公主衣公主墜馬駙馬程昌裔下扶之亦被數鞭公主泣訴於上上爲之杖殺楊氏奴被皮義翻爲于僞翻下司爲使爲遽爲同明日免昌裔官不聽朝謁

上命有司爲安祿山治第於親仁坊治直之翻敕令但窮壯麗不限財力既成具幄帟器皿充牣其中有帖

白檀牀二皆長丈闊六尺本草圖經曰檀香木如檀生南海種有黃白紫之異帟音亦長直亮翻銀平脫屏風帳方丈六尺於厨廄之物皆飾以金銀金飯罌二罌於耕翻缶也銀淘盆二淘盆所以淅米皆受五斗織銀絲筐及笊篱各一筐去王翻所以瀝米笊側絞翻篱音離笊篱所以轑釜取食物它物稱是稱尺證翻雖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上每令中使爲祿山護役護監護也使疏吏翻下同築第及造儲偫賜物常戒之曰胡眼大勿令笑我偫直里翻大唐佐翻祿山入新第置酒乞降墨敕請宰相至第是日上欲於樓下擊毬遽爲罷戲命宰相赴之日遣諸楊與之選勝遊宴侑以梨園教坊樂梨園皇帝梨園弟子也教坊內教坊也上每食

刘安有

一物稍美或後苑校獵獲鮮禽輒遣中使走馬賜之絡繹於路甲辰祿山生日上及貴妃賜衣服寶器酒饌甚厚饌雛戀翻又雛皖翻後三日召祿山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爲大襁褓裹祿山使宮人以綵輿舁之襁居兩翻舁羊茹翻上聞後宮歡笑問其故左右以貴妃三日洗祿兒對上自往觀之喜賜貴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復扶又翻自是祿山出入宮掖不禁或與貴妃對食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上亦不疑也聞音問觀明皇所以待祿山者昏庸之主所不爲殆天奪之魄也考異曰祿山事迹正月二十日祿山生日玄宗及太眞賜祿山器皿衣服件目甚多後三日召祿山入內貴妃以錦繡繃縛祿山令內人以綵輿舁之宮

中歡呼動地玄宗使人問之報云貴妃與祿兒作三日洗兒玄宗就觀之大悅因賜貴妃洗兒金銀錢物極歡而罷自是宮中皆呼祿山爲祿兒不禁其出入溫畬天寶亂離西幸記祿山諂約楊妃誓爲子母自虢國已下次及諸王皆戲祿兒與之促膝娛宴上時聞後宮三千合處喧笑密偵則祿山果在其內貴戚猱雜未之前聞凡曰釵鬟皆啗厚利或通宵禁掖暱狎嬪嬙和士開之出入臥內方此爲踈薊城侯之獲厠刑餘又奚足尚王仁裕天寶遺事云祿山常與妃子同食無所不至帝恐外人以酒毒之遂賜金牌子繫於臂上每有王公召宴欲沃以巨觥即祿山以金牌示之云準敕戒酒今略取之

安西節度使高仙芝入朝獻所擒突騎施可汗吐蕃酋長石國王朅師王加仙芝開府儀同三司尋以仙芝爲河西節度使代安思順思順諷羣胡割耳剺面請留已制復留思順於河西剺力之翻復扶又翻

安祿山求兼河東節度二月丙辰以河東節度使韓休珉爲左羽林將軍以祿山代之戶部郎中吉溫見祿山有寵又附之約爲兄弟說祿山曰李右丞相雖以時事親三兄天寶元年改侍中爲左相中書令爲右相李林甫時爲右相中書令之職也丞字衍安祿山第三說式芮翻不必肯以兄爲相溫雖蒙驅使終不得超擢兄若薦溫於上溫即奏兄堪大任共排林甫出之爲相必矣祿山悅其言數稱溫才於上上亦忘曩日之言數所角翻忘巫放翻言見上卷四載會祿山領河東因奏溫爲節度副使知留後以大理司直張通儒爲留後判官大理司直從六品上通儒帶司直而爲河東留後判官是後節鎮有帶六曹尚書有帶三省長官有帶三公三師其屬亦率帶六品

以下朝職謂之帶職黃琮曰外官帶職有憲銜有檢校憲銜自監察御史至三公唐及五代之制也河東事悉以委之是時楊國忠爲御史中丞方承恩用事祿山與王鉷俱爲大夫鉷權任亞於李林甫祿山亦見林甫禮貌頗倨林甫陽以它事召王大夫鉷至趨拜甚謹祿山不覺自失容貌益恭林甫與祿山語每揣知其情先言之揣初委翻祿山驚服祿山於公卿皆慢侮之獨憚林甫每見雖盛冬常汗沾衣林甫乃引與坐於中書廳聽他經翻中庭曰聽事言受事察訟於是也漢晉皆作聽事六朝以來乃始加广而徑曰聽撫以温言自解披袍以覆之祿山忻荷言無

不盡覆敷又翻荷下可翻謂林甫爲十郎林甫第十郎既歸范陽劉駱谷每自長安來必問十郎何言得美言則喜或但云語安大夫語牛倨翻須好檢校輒反手據牀曰噫嘻我死矣祿山既兼領三鎮賞刑已出日益驕恣自以曩時不拜太子事見上卷六載見上春秋高頗內懼又見武備墮弛隋讀曰隳有輕中國之心孔目官嚴莊孔目官衙前吏職也唐世始有此名言凡使司之事一一目皆須經由其手也掌書記高尚掌書記位判官下古記室參軍之任因爲之解圖讖勸之作亂爲于僞翻讖楚譖翻祿山養同羅奚契丹降者八千餘人謂之曳落河契欺訖翻又音棄降戶江翻考異曰祿山事迹云養爲己子按養子必無八千之數今不取曳落河者胡言壯

士也及家僮百餘人皆驍勇善戰一可當百又畜戰馬數萬匹驍堅堯翻畜許六翻多聚兵仗分遣商胡詣諸道販鬻歲輸珍貨數百萬輸舒春遇翻私作緋紫袍魚袋以百萬計以高尚嚴莊張通儒及將軍孫孝哲爲腹心史思明安守忠李歸仁蔡希德牛廷玠向湏亮翻姓也李庭望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能姓出自長廣田承嗣田乾真阿史那承慶爲爪牙尚雍云能姓出自長廣奴人雍奴天寶元年更名武清屬范陽郡此因舊縣名書之本名不危頗有辭學薄遊河朔貧困不得志常歎曰高不危當舉大事罷豈能齧草根求活邪祿山引置幕府出入臥內尚

典牋奏莊治簿書治直之翻通儒萬歲之子張萬歲唐初掌廐牧通儒必非其子或者其孫也否則別又有一張萬歲孝哲執册也承嗣世爲盧龍小校祿山以爲前鋒兵馬使嘗大雪祿山按行諸營寂若無人入閱士卒無一人不在者祿山以是重之

夏四月壬午劒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南詔蠻大敗於瀘南瀘水之南也武后垂拱元年置長城縣屬蜀姚州天寶初更名瀘南縣考異曰楊國忠傳南蠻質子閻羅鳳亡歸不獲帝怒欲討之國忠薦閻州人鮮于仲通爲益州長史令帥精兵八萬討南蠻按南詔傳七年蒙歸義死詔閣羅鳳襲雲南王不云嘗爲質子亡歸也九年姚州自以張虔陀侵之故反時鮮于仲通已爲益州長史國忠傳與南詔傳相違新舊書皆如此恐誤時仲通將兵八萬分二道出戎巂州至

曲州靖州分爲二道一道出戎州一道出嶲州也自戎州開邊縣西行七十里至曲州自嶲州西南行八百餘里渡瀘水曲州本隋之恭州古朱提之地武德八年更名曲州靖州隋屬協州古夜郎地武德初分協州置靖州嶲音髓南詔雲南而去去年南詔攻陷雲南城必有夷毀廒故請城之以謝罪且曰今吐蕃大兵壓境若不許我我將歸命吐蕃雲南非唐有也仲通不許囚其使進軍至西洱河與閣羅鳳戰軍大敗使疏吏翻洱乃吏翻士卒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楊國忠掩其敗狀仍叙其戰功按既掩敗叙功豈得復白衣領職閣羅鳳欽戰尸築爲京觀考異曰唐曆云令仲通觀古玩翻遂北臣於吐蕃蠻語謂弟爲鐘吐蕃命閣羅鳳爲贊普

鍾號曰東帝給以金印閣羅鳳刻碑於國門言已不得已而叛唐且曰我世世事唐受其封爵後世容復歸唐當指碑以示唐使者知吾之叛非本心也其後德宗之世異牟尋卒復歸唐復扶又翻制大募兩京及河南北兵以擊南詔人聞雲南多瘴癘未戰士卒死者什八九莫肯應募楊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連枷送詣軍所舊制百姓有勳者免征役時調兵既多調徒弔翻國忠奏先取高勳於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聲振野高仙芝之虜石國王也石國王子逃詣諸胡具告仙芝欺誘貪暴之狀誘音酉諸胡皆怒潛引大食欲共攻四

鎮仙芝聞之將蕃漢三萬衆擊大食將即亮翻考異曰馬宇段秀實別傳云蕃漢六萬衆今從唐厤深入七百餘里至恒羅斯城或作怛羅斯城與大食遇相持五日葛羅祿部衆叛葛羅祿即葛邏祿與大食夾攻唐軍仙芝大敗士卒死亡略盡所餘纔數千人右威衛將軍李嗣業勸仙芝宵遁道路阻隘拔汗那部衆在前人畜塞路拔汗那時從仙芝擊大食塞悉則翻嗣業前驅奮大梃擊之人馬俱斃仙芝乃得過將士相失別將汧陽段秀實汧陽郡本隴州隴東郡元年改郡名有汧陽縣蓋元魏所置梃待鼎翻將即亮翻下同汧口堅翻聞嗣業之聲詬曰詬苦候翻避敵先奔無勇也全已弃衆不仁也牽而得達獨無愧乎嗣業執其

刻安有

手謝之留拒追兵收散卒得俱免還至安西言於仙芝以秀實兼都知兵馬使爲已判官　八月丙辰武庫火燒兵器三十七萬考異曰唐厤云四十七萬事今從實錄　安祿山將三道兵六萬幽州平盧河東三道以討契丹以奚騎二千爲鄉導騎奇寄翻下同鄉讀曰嚮過平盧千餘里至土護眞水遇雨自雄武軍東北渡灤河有古盧龍鎮有斗陘嶺自古盧龍北經九荊嶺受米城張洪隘度石嶺至奚王帳六百里又東北傍吐護眞河五百里至奚契丹牙帳又出檀州燕樂縣東北百八十五里至長城口又北八百里有吐護眞河奚王牙帳也祿山引兵晝夜兼行三百餘里至契丹牙帳契丹大駭時久雨弓弩筋膠皆弛大將何思德言於祿山曰吾兵雖多遠來疲弊實不可用

不如按甲息兵以臨之不過三日虜必降將即亮翻下同降户江翻祿山怒欲斬之思德請前驅效死思德貌類祿山虜爭擊殺之以爲已得祿山勇氣增倍奚復叛與契丹合夾擊唐兵殺傷殆盡射祿山中鞍折冠簪失屢獨與麾下二十騎走會夜追騎解得入師州貞觀三年以室韋部落置師州治營州之廢陽師鎮復扶又翻射而亦翻中竹仲翻折而設翻歸罪於左賢王哥解哥解蓋自突厥來降者解卢買翻河東兵馬使魚承仙而斬之平盧兵馬使史思明懼逃入山谷近二旬近其斬翻收散卒得七百人平盧守將史定方將精兵二千救祿山契丹引去祿山乃得免至平盧麾下皆亡不知所

杭文抹

出史思明出見祿山祿山喜起執其手曰吾得汝復何憂復扶又翻思明退謂人曰虜使早出已與哥解并斬矣史言史思明之智數過於安祿山契丹圍師州祿山使思明擊却之冬十月壬子上幸華清宮楊國忠使鮮于仲通表請已遥領劒南十一月丙午以國忠領劒南節度使

十一載春正月丁亥上還宮二月庚午命有司出粟帛及庫錢數十萬緡於兩市易惡錢考異曰舊紀唐曆皆作癸酉今從實録先是江淮多惡錢貴戚大商往往以良錢一易惡錢五載入長安市井不勝其弊先悉薦翻勝音升故李

林甫奏請禁之官爲易取期一月不輸官者罪之於是商賈囂然不以爲便賈音古囂許驕翻又五刀翻衆共遮楊國忠馬自言國忠爲之言於上乃更命非鉉錫所鑄及穿穴者皆聽用之如故爲于僞翻更工衡翻三月安禄山發蕃漢步騎二十萬擊契丹欲以雪去秋之恥初突厥阿布思來降事見上卷元年降户江翻上厚禮之賜姓名李獻忠累遷朔方節度副使賜爵奉信王獻忠有才略不爲安禄山下禄山恨之至是奏請獻忠帥同羅數萬騎與俱擊契丹帥讀曰率下同獻忠恐爲禄山所害白留後張暐請奏留不行暐不許安禄山領河東而張暐爲留後暐知附禄山而已安肯爲

阿布思請哉獻忠乃帥所部大掠倉庫叛歸漠北禄山遂頓兵不進乙巳改吏部爲文部兵部爲武部刑部爲憲部户部侍郎兼御史大夫京兆尹王鉷權寵日盛領二十餘使宅旁爲使院文案盈積吏求署一字累日不得前中使賜賚不絶於門使疏吏翻賚來代翻雖李林甫亦畏避之林甫子岫爲將作監鉷子準爲衛尉少卿俱供奉禁中準陵侮岫岫常下之下毁嫁翻然鉷事林甫謹林甫雖忌其寵不忍害也準嘗帥其徒過駙馬都尉王繇王繇同皎之子也帥讀曰率下同繇望塵拜伏準挾彈命中於繇冠折其玉簪以爲戲笑彈徒旦翻命中者先命其處而

後中之中竹仲翻折而設翻既而縣延準置酒縣所尚求穆公主上之愛女也黃琮曰皇女有美名公主或以德或以容或以福壽設名最多又有郡公主小國中國等爲準親執刀七刀七宰夫之職記杜蕢曰蕢也惟刀七是共爲于僞翻下同準去或謂縣曰鼠雖挾其父勢爲于僞翻稱之爲鼠微之也君乃使公主爲之具食有如上聞無乃非宜縣曰上雖怒無害至於七郎王鉷第七死生所繫不敢不爾鉷弟户部郎中鉷凶險不法鉷旦翻何許翻召術士任海川任音壬姓也問我有王者之相否相悉亮翻海川懼亡匿鉷恐事泄捕得託以它事杖殺之王府司馬韋會定安公主之子王縣之同産也定安公主中宗女下嫁王縣又嫁韋濯生會話之私庭鉷付有司

使長安尉賈季鄰收會繫獄縊殺之縊於計翻縣不敢言鉷所善邢縡縡作代翻與龍武萬騎謀殺龍武將軍以其兵作亂殺李林甫陳希烈楊國忠前期二日有告之者夏四月乙酉上臨朝遥翻以告狀面授鉷使捕之鉷意鉷在縡所先使人召之日晏乃命賈季鄰等捕縡縡居金城坊金城坊朱雀街西第四街之北來第二坊漢頴成廟博望苑庚園皆在焉季鄰等至門縡帥其黨數十人持弓刀格鬬突出帥讀曰率鉷與楊國忠引兵繼至縡黨曰勿傷大夫人言勿傷鉷所部人也大夫稱鉷之官國忠之謙密謂國忠曰賊有號不可戰也今人謂私記爲號言賊私爲記號以相識別謙苦念翻縡鬬且走至皇城西

南隅京城之內有皇城皇城之內有宮城會高力士引飛龍禁軍四百至飛龍禁軍乘飛龍廄馬者也武后置仗內六閑一曰飛龍以中官爲內飛龍使擊斬縡捕其黨皆擒之國忠以狀白上曰鉷必預謀上以鉷任遇深不應同逆李林甫亦爲之辯解爲于僞翻上乃特命原銲不問然意欲鉷表請罪之使國忠諷之鉷不忍上怒會陳希烈極言鉷大逆當誅戊子敕希烈與國忠鞫之仍以國忠兼京兆尹於是任海川韋會等事皆發獄具鉷賜自盡銲杖死於朝堂朝直遙翻鉷子準偁流嶺南偁齒繩翻尋殺之有司籍其第舍數日不能徧鉷賓佐莫敢窺其門獨采訪判官裴冕收其尸葬之

付有高

王鉷蓋兼京畿采訪使

初李林甫以陳希烈易制引爲相事見上卷五載易以豉翻政事常隨林甫左右晚節遂與林甫爲敵林甫懼會李獻忠叛林甫乃請解朔方節制且薦河西節度使安思順自代庚子以思順爲朔方節度使使疏吏翻五月戊申慶王琮薨贈靖德太子琮徂宗翻贈字之下逸謚字既曰贈矣無謚字亦可丙辰京兆尹楊國忠加御史大夫京畿關內采訪等使凡王鉷所綰使務悉歸國忠鉷戶公翻使疏吏翻初李林甫以國忠微才且貴妃之族故善遇之國忠與王鉷俱爲中丞鉷用林甫薦爲大夫故國忠不悅遂深探邢縡獄探吐南翻縡作代翻令引林甫交私鉷兄

弟及阿布思事狀（令力丁翻）陳希烈哥舒翰從而證之上由是踈林甫國忠貴震天下始與林甫爲仇敵矣

六月甲子楊國忠奏吐蕃兵六十萬救南詔（吐從暾入聲）劍南兵擊破之於雲南克故隰州等三城（考異曰實錄兵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劍南節度使楊國忠破吐蕃于雲南拔故隰州等三城獻俘于朝唐厤國忠上言破吐蕃于雲南拔故洪州等三城按國忠時在長安蓋劍南破吐蕃以國忠領節制故使之上表獻俘耳時國忠已爲大夫云中丞誤也隰州從實錄）捕虜六千三百以道遠簡壯者千餘人及酋長降者獻之（酋慈由翻長知兩翻降戶江翻）秋八月乙丑上復幸左藏賜羣臣帛（蜀本作己丑當從之八載已嘗幸左藏賜羣臣帛矣故此書復復扶又翻藏徂浪翻）癸巳楊國忠奏有鳳皇見左藏庫屋出納判官魏仲犀言鳳集庫西通訓門（左藏舊有令丞而已出納判官蓋帝置也是時分立諸使舊來司存之官備員莫得舉其職楊國忠方承恩遇領使最多蓋兼領左藏出納使而以魏仲犀爲判官也宋白曰天寶二年始命張瑄充太府出納使閣本太極宮西左藏庫之西則通訓門見賢遍翻）九月阿布思入寇圍永清柵（永清柵亦曰永濟柵在中受降城之西二百里大同川）柵使張元軌拒却之（使疏吏翻）冬十月戊寅上幸華清宮　己亥改通訓門曰鳳集門魏仲犀遷殿中侍御史楊國忠屬吏率以鳳皇優得調（調徒釣翻）南詔數寇邊蜀人請楊國忠赴鎮（去年楊國忠領劍南蜀人困於兵故請之數所角翻）左僕射兼右相李林甫奏遣之國忠將行泣辭上言必爲林甫所害貴妃亦爲之請上謂國

忠曰卿暫到蜀區處軍事朕屈指待卿還當入相屈指計日以待之亦爲于僞翻處昌呂翻相息亮翻林甫時已有疾憂懣不知所爲懣莫困翻又莫緩翻中煩也巫言一見上可小愈上欲就視之命左右固諫上乃令林甫出庭中林甫時蓋臥疾昭應私第上登降聖閣遥望天寶七載十二月以夕元皇帝見於華清宮中以紅巾招之令冨貴之家帨巾率以臙脂染之爲眞紅色唐之遺俗也林甫不能拜使人代拜國忠比至蜀比必利翻及也上遣中使召還中使疏吏翻至昭應謁林甫拜於牀下林甫流涕謂曰林甫死矣公必爲相以後事累公累力瑞翻國忠謝不敢當汗出覆面國忠素憚林甫故然覆敷又翻十一月丁卯林甫薨上晚年自恃承平以爲天下無復可憂復扶又翻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於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絶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妬賢疾能排抑勝已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張知亮翻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乃在相位十九年開元二十二年始相林甫至是年凡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之寤也

庚申以楊國忠爲右相兼文部尚書右相即中書令文部即吏部其判使並如故判如判度支之類謂諸使使疏吏翻國忠爲人彊辯而輕躁無威儀既爲相以天下爲已任裁決機務果敢不疑居朝廷攘袂扼腕躁則到翻相息亮翻朝直遥翻腕烏貫翻公

卿以下顧指氣使莫不震慴慴之涉翻自侍御史至爲相楊國忠兼侍御史在六載七載之間凡領四十餘使楊國忠爲度支郎領十五餘使至宰相凡領四十餘使唐史皆不詳載其職案其拜相制前銜云御史大夫判度支權知太府卿事兼蜀郡長史劒南節度支度營田等副大使本道兼山南西道采訪處置使閬內道及京畿采訪處置太清太微宮使自餘所領又有管當炭宮市長春九成宮等使太府司農出納監倉祀祭木租庸鑄錢等使以是觀之槩可見臺省官有才行時名行下孟翻不爲已用者皆出之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謁國忠陝郡本陝州引農郡天寶元年更郡名陝失冊翻曰見之富貴立可圖彖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爲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國忠以司勳員外郎崔圓爲劒南留後徵魏郡太守吉溫爲御史中丞充京畿關內採訪等使魏郡魏州京畿關內先置兩采訪使今令溫兼充溫詣范陽辭安祿山魏郡屬河北道采訪使時祿山兼采訪使故溫往辭祿山令其子慶緒送至境爲溫控馬出驛數十步爲于僞翻溫至長安凡朝廷動靜輒報祿山信宿而達十二月楊國忠欲收人望建議文部選人無問賢不肖選深者留之依資據闕注官選須絹翻厤此敕在十月二十七日統紀在七月舊紀十二月甲戌國忠奏請兩京選人銓日便定留放無長名考異曰唐書七月未也今擬舊紀時人所欲故頗得衆譽甲申以平盧兵馬使史思

明兼北平太守充盧龍軍使使疏吏翻丁亥上還宮還音旋華清宮考異曰本紀唐曆皆云巳亥還京今從實錄丁酉以安西行軍司馬封常清爲安西四鎮節度使唐制行軍司馬位節度副使之上天寶以後節鎮以爲儲帥哥舒翰素與安祿山不協上常和解之使爲兄弟是冬三人俱入朝朝直遥翻上使高力士宴之於城東祿山謂翰曰我父胡母突厥父父突厥母胡族類頗同何得不相親翰曰古人云狐向窟嗥不祥爲其忘本故也厥九勿翻窟苦骨翻嗥戶刀翻爲于僞翻兄荀見親翰敢不盡心祿山以爲譏其胡也大怒罵翰曰突厥敢爾翰欲應之力士目翰翰乃止陽醉而散自是爲

怨愈深棣王琰有二孺人爭寵曲禮大夫之妾曰孺人注云孺之言屬也屬正義曰孺屬也言其爲親屬唐制縣王有孺人二人視正五品孺而樹翻符置琰宮中以求媚琰與監院宦者有隙時諸皇子列宅禁中之北宦者監之監古銜翻宦者知之密奏琰祝詛上上使人掩其覆而獲之大怒琰頓首謝臣實不知有符上使鞫之果孺人所爲上猶疑琰知之囚於鷹狗坊鷹狗坊屬閑廄使絶朝請遥翻直憂憤而薨故事兵吏部尚書知政事者知政事即宰相之職選事悉委侍郎以下選須絹翻三注三唱仍過門下省審自春及夏其事乃畢唐制六品以下赴選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而擬已注而唱不厭者得反通其辭三唱而不厭者聽冬

集厭者爲甲上于僕射乃上門下省給事中讀之黃門侍郎省之侍中審之然後以聞主者受旨而奉行焉謂之奏受省悉景翻及楊國忠以宰相領文部尚書欲自示精敏乃遣令史先於私第密定名闕

十二載春正月壬戌國忠召左相陳希烈及給事中諸司長官皆集尚書都堂尚書都堂尚書都省之堂也長知兩翻唱注選人一日而畢曰今左相給事中俱在座已過門下矣左相即侍中與給事皆門下省官其間資格差繆甚衆無敢言者於是門下不復過官復扶又翻侍郎但掌試判而已侍郎韋見素張倚趨走門庭與主事無異吏部主事四人吏職也見素湊之子也韋湊見二百十卷睿宗景雲元年京兆尹鮮于仲通諷

丁光祥

選人請爲國忠刻頌立於省門制仲通撰其辭上爲改定數字撰士免翻爲于僞翻仲通以金塡之　楊國忠使人說安祿山說式芮翻誣李林甫與阿布思謀反祿山使阿布思部落降者詣闕誣告林甫與阿布思約爲父子上信之下吏按問降戶江翻下戶嫁翻林甫壻諫議大夫楊齊宣懼爲所累累力瑞翻附國忠意證成之時林甫尚未葬二月癸未制削林甫官爵子孫有官者除名流嶺南及黔中黔音琴給隨身衣及糧食自餘貲產並沒官近親及黨與坐貶者五十餘人剖林甫棺抉取含珠襪金紫抉於穴翻含戶紺翻襪敕豸翻更以小棺如庶人禮葬之更工衡翻

己亥賜陳希烈爵許國公楊國忠爵魏國公賞其成林甫之獄也　夏五月己酉復以魏周隋後爲三恪改三恪見上九載　楊國忠欲攻李林甫之短也衛包以助邪貶夜郎尉夜郎縣屬溱州貞觀十六年開山洞置　崔昌貶烏雷尉烏雷縣屬陸州　阿布思爲回紇所破安祿山誘其部落而降之誘音酉降戶江翻　由是祿山精兵天下莫及　壬辰以左武衛大將軍何復光將嶺南五府兵五府廣桂邕蒙交將即亮翻　擊南詔　安祿山以李林甫狡猾踰己故畏服之及楊國忠爲相祿山視之蔑如也蔑無也言視之若無也　由是有隙國忠屢言祿山有反狀上不聽隴右節度使哥舒翰擊

吐蕃拔洪濟大漠門等城悉收九曲部落吐蕃得九曲地見二百十卷睿宗景雲元年廓州西南百四十里有洪濟橋注見前　初高麗人王思禮與翰俱爲押牙事王忠嗣翰爲節度使思禮爲兵馬使兼河源軍使麗力知翻使疏吏翻翰擊九曲思禮後期翰將斬之既而復召釋之思禮徐曰斬則遂斬復召何爲復扶又翻　楊國忠欲厚結翰共排安祿山奏以翰兼河西節度使秋八月戊戌賜翰爵西平郡王翰表侍御史裴冕爲河西行軍司馬是時中國盛彊自安遠門西盡唐境萬二千里長安城西面北來第一門曰安遠門本隋之開遠門也西盡唐境萬二千里併西域內屬諸國言之　閭閻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稱富庶者無

如隴右翰每遣使入奏常乘白橐駞日馳五百里使疏吏翻　九月甲辰以突騎施黑姓可汗登里伊羅蜜施爲突騎施可汗　北庭都護程千里追阿布思至磧西以書諭葛邏祿使相應磧七迹翻邏郎佐翻阿布思窮迫歸葛邏祿葛邏祿葉護執之并其妻子麾下數千人送之甲寅加葛邏祿葉護頓毗伽開府儀同三司賜爵金山王　冬十月戊寅上幸華清宮考異曰舊紀唐厤皆作戊申按長厤是月無戊申今從實錄然實錄在辛巳後蓋誤楊國忠與虢國夫人居第相鄰虢國居宣陽坊國忠居第在其西晝夜往來無復期度或並轡走馬入朝不施鄣幕婦人出必有障幕以自蔽復扶又翻朝直遙翻下同道路

高怪有

爲之掩目三夫人將從車駕幸華清宮三夫人韓虢秦也爲于僞翻會於國忠第車馬僕從充溢數坊從才用翻錦繡珠玉鮮華奪目國忠謂客曰吾本寒家一旦緣椒房至此未知稅駕之所然念終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極樂耳楊氏五家隊各爲一色衣以相別樂音洛別彼列翻五家合隊粲若雲錦合音閤國忠仍以劒南旌節引於其前國忠子暄舉明經學業荒陋不及格禮部侍郎達奚珣畏國忠權勢遣其子昭應尉撫先白之撫伺國忠入朝上馬伺相吏翻上時掌翻趨至馬下國忠意其子必中選有喜色撫曰大人白相公郎君所試不中程式然亦未

敢落也落謂黜落也中竹仲翻國忠怒曰我子何患不富貴乃令鼠輩相賣策馬不顧而去撫惶遽書白其父曰彼恃挾貴勢令人慘嗟安可復與論曲直復扶又翻遂置暄上第及暄爲户部侍郎珣始自禮部遷吏部暄與所親言猶歎已之淹回珣之迅疾國忠既居要地中外餉遺輻湊遺于季翻積縑至三千萬匹上在華清宮欲夜出遊龍武大將軍陳玄禮諫曰宮外即曠野安可不備不虞陛下必欲夜遊請歸城闕上爲之引還爲于僞翻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是歲安西節度使封常清擊大勃律至菩薩勞城新舊書並作賀菩勞城菩薄胡翻薩桑葛翻前鋒屢捷常清乘勝逐之斥候府果毅段秀實諫曰舊書屢兵羸而屢北誘我也羸倫爲翻誘音酉請搜左右山林常清從之果獲伏兵遂大破之受降而還中書舍人宋昱知選事前進士廣平劉迥以選法未善廣平郡本洛州武安郡天寶元年更名選須絹翻上書於昱以爲禹稷臯陶同居舜朝猶曰載采有九德考績以九載書臯陶曰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臯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又舜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三考九載也上時掌翻陶余招翻九載子亥翻近代主司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間何古今遲速不侔之甚哉借使周公孔子今處銓廷銓庭謂吏

部銓量選人之所處昌呂翻考其辭華則不及徐庾徐陵庾信唐正元大厤以前皆尚其文觀其利口則不及嗇夫嗇夫事見十四卷漢文帝三年何暇論聖賢之事業乎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六

五月二十一日校改十二字增十字再校改一字增四字刪一字乙四字

高大有